

黃英雄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日生

台灣省嘉義縣人

商專畢業

華視編劇訓練班結業

經歷／

貿易商

現職／

童意實業公司

作品／

生命的拷貝、雲門舞鞋、白色之塔、雷雨之夜、婚禮

台北車站

舞台劇劇本第二名 黃英雄

楊天送是位老實而善良的農人，爲了替兒媳婦作月子，不辭辛苦從南部鄉下拎了兩隻土雞北上，然兒子因故遲到，老人遂暫時迷失在台北車站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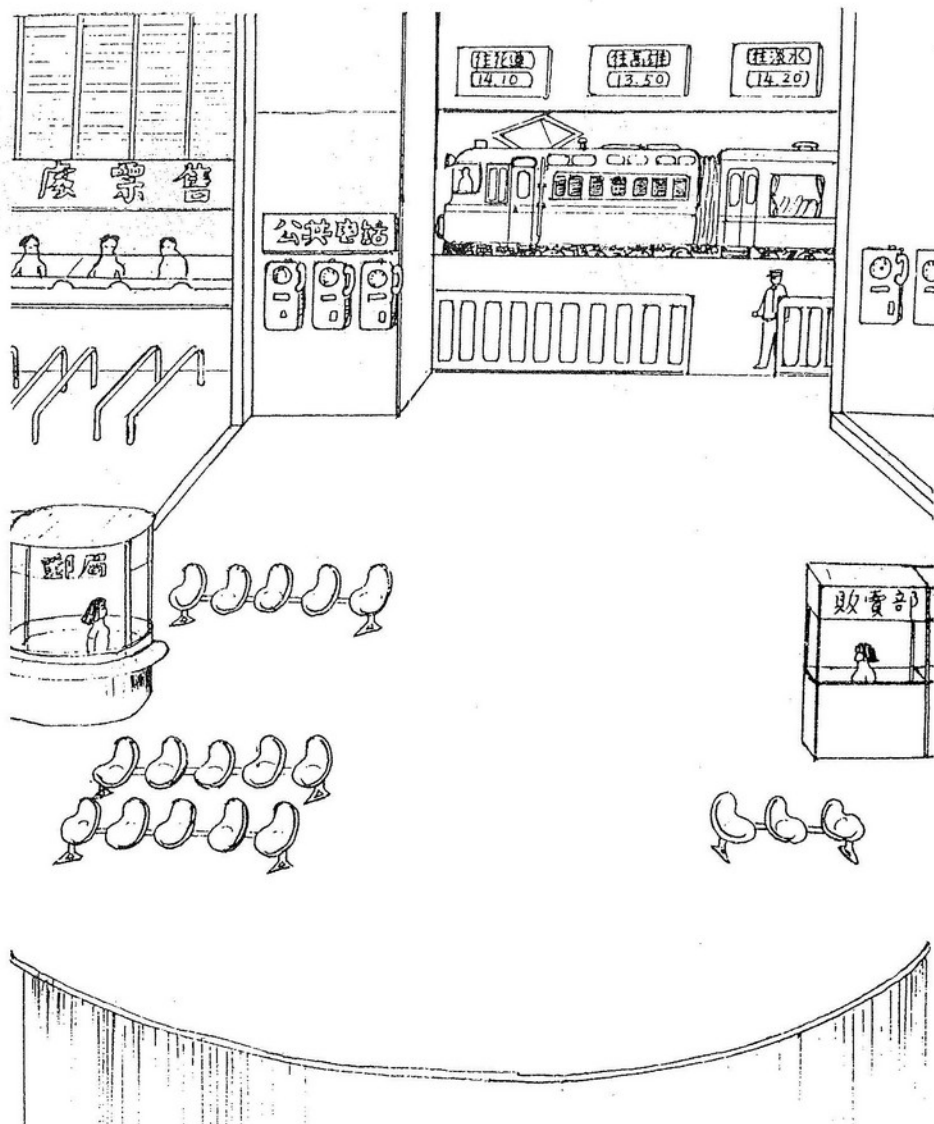
在目不暇給的人潮中，天送接觸了社會各種層面的人，包括好人和壞人，老人和小孩。劇中主線以鄭金昌侵佔了公款三百萬元爲發展，其中許多陰錯陽差的安排，使得這些人（包括好人和壞人）全部暫時迷失在貪念的洪流之中。

好人與壞人的界線，往往因角度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誰會自稱壞人呢？）原本和諧而相安無事的人際對待，却因突然而來的金錢引誘而變了質。劇中各種人物，其實正是現今許多人的寫照，或許其中一人正是我們身邊認識的人呢？

本劇嘗試以幽默荒謬的情節與對白來處理人類的「錯誤」。其中不免有「掩飾劣行」的作用，然而主要目的，無非想藉此發掘出人類隱伏內心中的那撮善良之火，讓它發光而照亮……

笑，是中國人所欠缺的。期望在落幕時刻，能帶給觀眾一片歡笑與省思，這是此劇最大的目的。

舞台設計



佈景說明

- △本劇乃一幕多景之舞台劇。
- △舞台之左右，以演員面向觀眾的左右為左右。
- △上舞台之火車可以幻燈取代，或以活動道具亦可。
- △舞台之座椅可視演出場地的大小而增減。

人物

- 楊天送：男、六十多歲的鄉下老人，到台北尋親而迷失在車站內，個性老實而善良。
- 老太婆：女、六十歲的孤單老人，欠缺家庭溫情，常至車站打毛線消遣。
- 馬平國：男、十二歲，嚮往繁華都市的頑皮小孩，懂事而乖巧，亦迷失於車站內。
- 男 甲：登山隊員，喜愛吹牛。
- 男 乙：登山隊員，個性活潑。
- 女 甲：登山隊員，個性活潑。
- 女 乙：登山隊員，個性活潑。
- 婦人：三十歲左右，抱一嬰兒。
- 阿德：男、二十多歲，處於戀愛之中。
- 阿玲：女、二十多歲，阿德的未婚妻。
- 扒手甲：男、三十多歲，跑抬子的金光黨。
- 扒手乙：男、三十多歲，跑抬子的金光黨。
- 鄭金昌：男、三十多歲，公司的會計主任，受女人引誘，侵吞三百多萬元而引發一連串的事端。
- 瑪莉：女、三十歲，專以美色騙取男人的財物，所幸陰錯陽差未能得逞。
- 徐堅平：男、三十歲，因家務事常與妻子發生爭吵，亦因此捲入紛爭。
- 宋蟬：女、二十五歲，堅平之妻，與婆婆不和欲離家開創新天地。
- 啞巴：男、十二歲，善良而機警，平時在火車站賣口香糖為業。
- 警察：男、三十歲，公正而風趣。

站長：男、四十多歲。
販賣部小姐：女、二十多歲。
郵局小姐：女、二十多歲。
其他：憲兵二人、剪票員一人、旅客多人。

輕響了鑼聲，幕緩緩升起……。

呈現觀眾眼前的是一幅火車站內的景象，就像你平常走入台北車站內所見到的一切……。

在右舞台有個小郵局，左舞台有個販賣部，裡面各有一位小姐為顧客忙碌著。

右上舞台是售票處，排了幾列長龍但井然有序。其傍側有一排公共電話。有一兩個人匆忙地掛上話筒，快步地衝向左上舞台的剪票口……

幕後傳來擴音器的聲音：「各位旅客……十五點四十分往高雄的莒光號在第一月台上快開了，還沒有上車的旅客請趕快上車……（台語播報一次）各位旅客……」

發車的鈴聲響透整個站內。

停靠在月台的電聯車發出了昂長的鳴聲，緩緩但有力地拖動車廂離站。（可用幻燈，或用活動佈景）

車站大廳內，穿梭交織著各行各色的旅客。有的站立仰頭看著時刻表；有的在販賣部買本雜誌，喝杯飲料，更多的旅客分坐在左右兩旁的椅子上……。

售票處的長龍、打電話的旅客一波接一波地湧上；就如同一有空位的椅子，立即就有人遞補而上。這種熱絡的景象，使我們不禁懷疑，這一波波的人群究竟是從那裡來的。

空檔了短暫的第一月台，又緩緩駛進了另一輛列車，另一批的旅客又紛紛湧向剪票口。

整個舞台呈現著一種規律而不紊亂的替代。就像每個人自己所熟悉的車站景象；但隱約中也讓觀眾感覺到舞台畫面的流程，正是自身生命韻律的躍動……。

△左中舞台走出一位十幾歲賣口香糖的小孩，近乎哀求的眼神纏著他遇上的客人。有的旅客無動於衷；有的表現厭惡的神態；也有一些旅客掏錢購買。

△一名穿著站長制服的人從右上舞台上，走向剪票口，與剪票員寒喧幾句，再後左上舞台而下。

△二名憲兵從左上舞台上，步伐整齊地邁向售票處的右上舞台而下。

△坐在右舞台椅子上的一名小男生，神態不安地四處張望，偶而又落寞沉思……。終於羞澀地站起，慢慢踱

向剪票口傍的欄杆，望著即將出站的列車而出神。

△坐在左舞台椅子上的老太婆，則低頭傍若無人的打著毛線，車站大廳喧嘩的噪音，似乎對她毫無影響。

△右舞台又走出一位年約六十多歲的老人，右手提著藍色手提袋；左手提著竹篾；背後又揹了一個包袱。

△老人的鄉土打扮吸引了許多好奇的眼光，尤其對竹篾內不時發出「咕咕」叫聲的土雞更是議論紛紛。

△老人走到舞台中央，怯怯地望著周遭人群，似乎在找尋什麼。然後又回頭望向正緩緩出站的列車，臉上現出興奮的神色。但隨著列車出站後，老人興奮的神采又消失了。

△欄杆傍的小男生好奇地打量老人，兩人互望一陣，似懂非懂地微笑著。

平國：老伯伯！你的火車開走了？

天送：（搖頭）那不是我的火車，那是鐵路局的火車。

平國：可是，我以為你要搭這班車呢！

天送：我也希望是這樣……但是我還得等人呢！

△老人慢慢走向右舞台的椅子，平國則好奇地跟著他。

平國：老伯伯！你等什麼人呀？

△天送大包小包走到下舞台發覺椅上的目光齊集而來，一時感到窘促不安。欲往左舞台的椅子，又與打毛衣的老太婆四目相對，不禁難為情地走向右舞台後排椅子……。

天送：我呀……我等我的兒子。

平國：你的兒子迷路了嗎？

天送：哦！不！我的兒子沒有迷路，是我迷路了。

△天送將東西放在地上，坐在椅上舒了口氣。平國則坐在傍邊。

平國：你是大人，也會迷路嗎？

天送：如果是在鄉村，我發誓，我可以閉著眼睛從田埂走回家裡。可是……這裡都是汽車和高樓大廈，連太陽在那個方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迷路了。

平國：你的意思是想坐在這裡等下去？

天送：（點了一根菸）我想這總比到街上亂闖要好得多了。

平國：（面露憂慮）你會害怕或哭泣嗎？

天送：（想）也許有點耽心，可是倒不至於害怕或哭泣。

平國：可是……有人會……

天送：（笑）真的？有人這麼關心我嗎？

平國：我……我說的是我自己……

天送：你……是說……？（詫異）

平國：我……（哭泣）我也迷路了……

△天送著急地制止平國的哭聲，但平國却傷心而大聲地哭了起來。

△四周傳來譴責的目光，今天送尷尬地陪笑著。

天送：孩子！快別哭了……別人不知道，還以為是我欺負了你呢？

△平國終於停止了哭泣，天送用衣袖擦著孩子的眼淚。

天送：對！有話慢慢說，你剛才說你也迷了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平國：我……我是偷跑出來的……

天送：（吃驚）呀！偷跑？那……你叫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

平國：我叫馬平國，家住在苗栗……

天送：（喃喃）買蘋果？這倒是奇怪的名字。苗栗也出產蘋果嗎？

平國：是姓馬，平安的平，國家的國。

天送：哦！原來如此！可是你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平國：當我在學校的時候，看到從窗外經過的一列列火車，心裡想要是能坐上列車，他就能載我到熱鬧繁華的城

市。然後我就可以看到許多新奇的东西。所以……我就偷偷坐車到了這裡。

天送：這怎麼行？你父母會擔心的。

平國：我想也是！可是難道你的父母就不擔心？

天送：這……（語塞）

△右舞台又走上四人，身著登山裝備，背包上插著小黃旗。四人有說有笑地分坐在兩人四周。

天送：可是你必須趕快回去，我想最好的方法是報警。

平國：不！你不能這麼做！別忘了現在你自己也迷路呀！

△天送正想回答，却為傍坐的登山隊男生所截斷。

男甲：誰說我會迷路？（轉身對另一邊的一男一女）這一次我可是有備而來。

男乙：你還好意思說呢！上次你也是這麼說，結果在山裡凍了一天一夜。

女乙：就是嘛！那次我還以為進了時空隧道呢！要不然怎麼一下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

女甲：唉！想起那次糗事，我還心有餘悸呢！我現在還很懷疑，為什麼還會跟你們去登什麼山？

男甲：（陪笑臉）各位……各位稍安勿躁，（拿下背包上的小黃旗）你們看，這是我特別為你們準備的。

男乙：這小旗子有什麼用？

男甲：這你就知道了，要是你們在山裡迷了路，這黃色在山裡可是最明顯的顏色，要找你們就不是難事；要是我迷了路，我也可以找個遇見過你們的人，問問他，那幾個背包上插黃旗的人往那兒去了。

女乙：你說的蠻有道理……你的意思是這黃旗子是我們的標誌和護身符？

男甲：當然……（自信地）

女甲：有了三角黃旗子就不會迷路？……

男甲：妳答對了……當然其他該準備的我都帶了……像指南針、火柴、手電筒、巧克力等等，就差一樣沒帶……

男乙：什麼東西？

男甲：家裡的浴缸！

△四人一陣哄笑，各自忙著整理自己的背包。

△右舞台又走上一位商人模樣，手拿著藍色提袋的男人。神色匆匆四下張望地走向舞台中央……

△緊跟著又有兩名神色鬼祟的男子從右舞台上。兩人一臉的邪氣，互使眼色緊盯著商人模樣的男子。

△商人神態緊張，直覺到有人跟踪，不禁雙手緊抱藍色手提袋，猛一回頭……

△兩名跟踪男子亦即時將頭別向他方，假裝得若無其事……

△商人謹慎地走回到上舞台的公共電話傍，兩名跟踪男子則若無其事地走到舞台中央。雙方各懷鬼胎地錯身而過。

△兩名男人走到左下舞台，一名坐在打毛衣的老太婆身傍，禮貌地笑笑；另一名則站在販賣處翻看書刊。兩人不時轉頭注視著商人。

△商人左顧右盼後，緊跟地拿起話筒，開始撥號……

平國：（小聲）也許我們需要這些小旗子……

天送：你說什麼？（詫異）

平國：這樣我們就不會迷路了！

天送：傻孩子！他們是去登山呀！可是我覺得奇怪，我在山裡住了六十年却從來沒有拿過旗子，但却也從未迷路過呀！

平國：可是你却在這裡迷路！

△女甲聽見兩人的談話，不禁對兩人感到好奇。

女甲：對不起！我好像聽見說有人迷路了？

天送：他……
平國：他……（兩人幾乎同時出聲並互指對方）

△兩人同時被自己的行動嚇了一跳，女甲更是一頭霧水。
女甲：你們是說……？

天送：（互望一眼，同時……）我們通通迷路了……
平國：（互望一眼，同時……）我們通通迷路了……

△兩人話語一出，吸引了登山隊其他隊員的注意。左下舞台打毛線的老婆，賣口香糖的小孩通通圍了過來。

男乙：喂！有人迷路了，快給他一面小黃旗……
男甲：你少打岔！（轉身對女甲說）快問他住在什麼地方？

女甲：是呀！老伯！快告訴我們，你住在什麼地方？
天送：我……我當然是住在我家呀！

女乙：老伯！她的意思是你必須告訴我們你家的地址，我們好送你回去呀！
天送：我家？那可就遠嘍……就在瑞里呀！

男甲：什麼？你說瑞里……那可真巧，我們就是要到瑞里去登山的呀！
天送：是呀！不但巧，還真奇怪呢！你們到瑞里怕迷路；而我却在這兒分不清東西南北。

男乙：（點頭若有所悟）他說的還真有點道理。
女甲：可是……你為什麼會來這兒呢？

天送：（興奮中帶點難為情）是我兒媳婦生了孩子，我特地帶點土產和兩隻土雞，給兒媳婦坐月子……可是下了車，却不見我兒子來接我……

女乙：唉！路途這麼遙遠，你應該將東西郵寄，郵差先生就會安安穩穩地把它送到要送去的地方。
天送：包括我和這兩隻雞在內嗎？

女乙：當然不包括，可是不管是錢或其他物品，郵局可以做很好的服務的。
△右舞台郵局內的小姐，走出櫃台加入人群。

郵姐：有什麼可以讓我們郵局為您服務的地方嗎？
天送：你是說叫我把錢和東西交給她，她就會幫我送到？

△眾人一致點頭。
△天送却像貨郎鼓猛搖頭……
天送：不！我不相信！

男甲：為什麼？

天送：去年我有個親戚在半路向我借了一把鋤頭，說好第二天送回來給我，到現在都快一年了，連個影子都見不到呢！何況我又不認識她……

△衆人望著郵局女職員，女職員收起了職業的笑容，轉身走回櫃台……

郵姐：莫名其妙……

女甲：你的問題是等不到家人，可是這位小孩呢？

天送：他……

平國：我沒有問題！我只是想在這兒多待一會兒罷了，況且……（拉天送衣服）你剛才不是說要帶我回去的嗎？

天送：我……我有這樣說過嗎？

平國：有！你還說要買蘋果給我吃……

天送：（吃驚）買蘋果？我活這麼多歲數，一共也祇吃過兩個，你……

△一傍觀望的打毛線老婆，突然微笑靠近。

老婆：說了老半天，我們的情況還真有點相同呢！

天送：你是說……你也迷路在這兒？

老婆：不！我是說你有個兒子在台北工作；我的子女們也全都在台北。

天送：這是妳家嗎？我的意思是妳怎麼會在這兒打毛線？

平國：也許她兒子在鐵路局上班！

老婆：不！每天兒女們都上了班，反正也沒地方去，所以就到這兒看看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列車。尤其一列列

的火車使我想起離開故鄉的那一天……

△四名登山隊的男女，慢慢走到左下舞台竊竊私語。

男甲：我看事情沒有那麼簡單……這裡面一定有問題……

女甲：你是說……那老人是壞人？

女乙：會不會小孩被誘拐而離家出走？

男乙：你還沒說之前我早就懷疑了，我們必須趕快阻止他。

女甲：那你說，咱們該怎麼做呢？

男甲：報警！我們應該趕快報警……

△在販賣部跟踪男子正在喝一瓶飲料，一聽報警兩字，嚇得入口的飲料噴出嘴外，另一位嚇得差點跌落椅下。

△四名登山男女躡手躡腳往右上舞台下……。

△兩名跟踪男子則神色慌張地聚在一起細聲密談。

天送：這麼說，妳到台北這麼多年，對這裡的環境一定很熟悉嘍？

老婆：是很熟悉，我的意思是從我家到車站這條路，天天來還會不熟悉嗎？

天送：妳每天到車站來除了看看人群和火車外，就是在這兒打毛線？

老婆：要不然我能去哪兒？又能作些什麼？

天送：說的也是！這裡空地太少，要不然妳可以養些雞呀，鴨呀，甚至可以養幾頭豬……。

老婆：省省吧！這兒快人口爆炸了，現在不作興『六畜興旺』這種想法。

平國：可是過年的時候，我看過爺爺貼這種春聯。

△老婆詢問的眼光望向天送，天送急忙搖手否認……。

天送：不是我，我不是他爺爺……。

老婆：（諷刺）那祇有你自己知道了。

平國：他不是我爺爺，我自己也知道！

老婆：（吃驚）現在的小孩都被電視教壞了！

天送：（無奈）也許我應該送他回去的，（轉對平國說）你父母親一定擔憂死了。

平國：我希望他們不會哭……。

老婆：既然都帶出來了，幹嘛又急著送他回去？有個孫子在身邊纔不寂寞呀！像我孫子都上了學，想找個聊天的

人都沒有……。

天送：看來我比妳好一點，我家裡還有一頭水牛……。

△天送嘆了口氣，起身招呼平國……。

天送：來吧！孩子，我想我應該先為你買一張回家的票。

△此時在上舞台打電話的商人掛上了話筒，神色緊張地四下張望。

△天送拿起藍色提袋及包袱，牽著平國欲向右上舞台的售票處。走到一半天送示意小孩停步，放下手中藍色

提袋，伸手在口袋內掏錢。

△天送的皮包裏多層，謹慎而小心地翻掏。

△平國對老人緩慢而有條理的舉動看傻了眼，雖然裡面並沒有多少錢。

△商人邊眺望後退，一不小心竟被剛巧蹲下拿手提袋的天送絆倒。商人手中藍色提袋掉至老人藍色提袋旁，觀眾可以發覺兩個提袋的式樣及顏色是一模一樣……。

△商人被絆臥倒在地；老人亦跌坐在地。兩人一陣痛苦掙扎，商人起身牽起老人……

商人：對不起！對不起！您沒事吧？

天送：唉唷……好痛喔……去年我家那條水牛也是踩到我這裡……

商人：對不起！因為我有急事……所以……

天送：唉！算了！還好你是比水牛輕多了！

△此時右上舞台走出四名登山隊男女，拉著一名警察走出。

△男甲一見正從地上爬起的老人，伸指大喝一聲……

男甲：就是他……

△幾乎全車站的人，都齊集注視天送和商人……

△男甲拉著警察走向天送和商人，兩人同時對突然而來的變動驚嚇而楞住。

△平國一見警察，心中一虛，躡手躡腳地擠出人群，往左舞台下；賣口香糖的小孩則好奇地站到天送身傍仰頭看熱鬧……

男甲：我說的就是這位老人……你看！小孩還在場呢！

女甲：可憐，竟然叫他去賣口香糖……

警察：對不起！老先生！有人說你……（語塞）

男乙：（提醒）誘拐小孩！

女乙：買蘋果誘拐來的！

△商人見警察並非對自己而來，遂迅速而匆忙地拿起地上的那個藍色手提袋。

商人：對不起！我有事先走一步……

△商人手抱提袋，步伐踉蹌地往左舞台下……

△跟踪的兩名男子，祇見商人提走了其中一個袋子，一時倒也無法分辨真偽。兩人低頭一陣商議，其中一名從左舞台跟踪商人而下；另一名則把目標緊盯著老人……

△天送一時尚不知發生什麼事。

天送：你們說什麼？我……誘拐小孩？

△坐在椅子上的老婆，一聽大驚失色，收起手中毛線走到天送面前……

老婆：唉呀！真看不出你這一副老實相，居然還會誘拐小孩。

天送：（生氣）我懂你們到底在說什麼？

警察：他們指控你買蘋果誘拐這名小孩，你能解釋嗎？

△天送望著賣口香糖的小孩，這纔發覺平國已經不見。

天送：這真是笑話！我像是個買蘋果的人嗎？

警察：也許我們問這名小孩就知道真象了。

△衆人的目光齊集賣口香糖的小孩身上，小孩有點驚惶失措。

警察：小朋友！你別怕！告訴我，這位伯伯是不是誘拐你的人？

△小孩拼命搖頭，雙手一陣比劃……

男甲：他……他是啞巴……

男乙：可是剛剛明明會說話呀！

女甲：太可怕了……會不會是讓他吃了什麼藥？

女乙：太可憐了……為什麼要摧殘這麼幼小的心靈呢？

天送：你們誤會了，我不認識這個小孩呀！我發誓……我從未跟他講過一句話。

警察：這點我倒相信……，因為他也無法回答你的話。

天送：唉！這真是無妄之災，為什麼會有人對我產生這種可怕的誤會呢？

老婆：警察先生，請問你將如何處罰這犯罪的老人呢？

警察：我沒有處罰他的權限，我只是執行我的職責。如果他犯罪，那就該受到法律的制裁；反過來，如果他沒有

罪，那別人也不能冤枉他。

天送：你說的對極了！我想我可以走了……。

△天送轉身欲走，却為警察攔住……

警察：等一下！你還未證明你跟這小孩無關呀！

天送：我怎麼證明跟小孩無關呢？（喃喃自語）其實我是為了小孩才來這裡的呀！我的小孩來這裡……然後他又

有了小孩……。

△衆人均一頭霧水，紛紛交頭接耳。

△啞巴小孩捧著一盒口香糖，茫然而好奇地望著天送。

警察：你能解釋清楚嗎？

天送：（詫異）這是很自然的事，為什麼你們非得我多費唇舌才能體悟？也許……你們必須到我這樣的年齡就會

了解孩子對我的意義了。

△人群中再加入一對年青的男女，和一位抱著小孩的婦人。

天送：他們年青不懂事，（轉對老婆婆）可是你呢？你應該了解我說的意思呀！

老婆：（搖頭茫然）我被你搞糊塗了……？

△天送看見抱小孩的婦人……

天送：就像她！

△衆人望向婦人，婦人嚇得將小孩抱得更緊，驚慌地望向老人。

天送：就像她這樣抱著小孩，就能了解我對小孩的期盼和喜悅……。你們看，她抱小孩的笑容……

婦人：神經病，我抱自己的小孩干你什麼事？我不笑難道你要我哭？

天送：她說對了，我就是到這裡來找我的孩子的！

男甲：可是他不是你的小孩呀！

男乙：是呀！你更不該壓榨他的勞力，要他賣口香糖為你賺錢。

天送：如果談到壓榨，我就想起家裡唯一的那頭水牛，那是我作過唯一壓榨勞力的事。

女甲：可是你對這位站在你身邊靜靜望著你的小孩，該要你怎麼解釋呢？

天送：兩個人碰巧在一起難道一定得有個解釋才行嗎？這樣只會增加不必要的臆測和麻煩罷了。

女乙：你能解釋得更清楚一點嗎？

天送：就像他們兩位……

△老人伸手指，兩位剛擠進來看熱鬧的男女不禁面面相覷，不知所措。

女甲：這跟他們兩位有關係嗎？

△衆人突然感興趣地打量著這對男女。

△在左下舞台注視天送的男子，亦感興趣地圍了過來，眼睛不時注視著地上的藍色手提袋。

男甲：你們是……同學？

△男人搖頭；女人點頭……

男甲：看來你們兩人之中有人沒說實話。

阿德：對不起，我叫阿德，她叫阿玲，我們確實不是同學，可是却同時在汽車駕訓班一同上過課，我以為這也應

該稱為同學呀！

△衆人點頭承認，但似乎因思索這個問題而變得更加茫然……

男乙：我想……你們臉孔蠻像的，也許是兄妹吧！

△阿德搖頭；阿玲却點頭。衆人又是一頭霧水。

男乙：單一的問題，却有兩個極端不同的答案，我該相信你們之中的那個人呢？

△阿德與阿玲表情尷尬。

阿玲：事情是這樣的……我們雖然不是親兄妹，可是表兄妹難道就不算兄妹嗎？

△眾人恍然地點頭。

女甲：（忍不住）對不起……我想我必須把心裡的猜測說出來，因為我一直認為你們是……夫妻。

△阿德和阿玲相互一視，表情一陣羞澀。阿德點點頭，阿玲却搖搖頭。圍觀的人群又是一陣訝異……

女甲：我被你們搞糊塗了，夫妻就是夫妻，為什麼一位點頭，另一位搖頭？難道……（指著阿德）是你強迫她的？

阿德：（搖動雙手）冤枉！冤枉！請你們聽我的解釋……我們雖然還未結婚，可是早就有文定之喜。你們說訂過

婚難道不可以算夫妻嗎？

△眾人面面相覷，不禁緩緩點頭贊同。

天送：各位都看到了，任何人都無法憑自己的臆測來斷定別人的身份和作為。就像我和這名小孩一樣，你們可以說我們是祖孫或者是朋友；也許我們只是兩個路過而不相干的人罷了……

警察：我想你說的很有道理，再說小孩雖然不能講話，但我却沒有發現他有求援的舉動和手勢。這是一件令人尷尬的誤會。

男甲：這麼說……是我們誤會了這位老人？

警察：當然你們是出於一番好意，但我認為你們應該對這位老先生道歉……

△登山隊表情甚為難堪。

天送：唉！算了！算了……他們也沒有惡意，況且他們又將要到我們瑞里去登山，算來也是我的客人。不過……當你們跟我那頭水牛講話時，我是不會當你們是小偷的。

△登山隊四人尷尬笑笑。

警察：好！各位……沒事了！祝各位旅途愉快。

△警察勸散了人群，自己和抱小孩的婦人從左舞台下。

△跟踪的男人，見機不可失，搶先幾步，抓起藍色手提袋，正待離去……

△天送見景，面露感激神情……

天送：唉！這位先生……真是謝謝你……

△男人一聽，祇得停步，勉強露出笑容……

扒手：老伯……這是……你的手提袋……？

天送：謝謝你……謝謝你！

△天送接過手提袋，緩緩走向座椅，老太婆及登山隊等人歉疚地跟了上來。

男甲：老伯伯，我們太魯莽了，希望你可別放在心上。

女甲：是呀！老伯！我們給您道歉了！

天送：（微笑）沒關係！沒關係！

老婆：說來我也太衝動了，竟然跟著大家起哄，是我錯怪你了！

天送：唉！人難免都會錯怪別人的，像我剛才就錯怪了那位先生呢！

△天送轉身指著扒手，扒手心中一驚，但却強自鎮定。

扒手：我……？你說……錯怪我？

天送：是呀！我要向你道歉！我不應該以貌取人的。俗話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真是錯怪你了……。

了……。

扒手：（心虛強作笑容）我……不懂你的意思？

天送：是這樣的……剛才我看你四處張望，鬼鬼祟祟，一付壞人的模樣……。

△扒手情不自禁伸手摸著臉龐，表情驚異……。

天送：我心裡就想，這個人該不會就是人家常說的扒手或金光黨吧！

扒手：（驚異得說不出話來）你……。

天送：所以我說嘛！我錯怪了你。你看！我的手提袋掉到地上這麼久，就祇有你肯蹲下來，將手提袋還給我……。

扒手：我……我是……。

天送：你不用謙虛了！你的作為使我發覺，在這複雜的都市裡，除了懷疑和不信任，還有你這種正義而有禮貌的

人仕，所以我認為這個社會還是有希望的。

△登山隊的四人，面有愧色地低下頭來。

△扒手有些意外而露出笑容，但觀眾可發現他的表情是哭笑不得。

老婆：可不是嘛！別說替你檢東西，有時候在家裡吃飯，還得替年輕人盛飯呢！

天送：我倒沒有！不過……我是得每天割草餵家裡那頭水牛……。

老婆：那也差不多……不過你說得沒錯！現在能注意到禮貌的年輕人是越來越少了……。

△賣口香糖的小孩向阿德、阿玲兜售。兩人掏錢購後走向左上舞台的剪票口，望望上面的時刻表，然後又離

情依依捨不得分離的樣子……。

△賣口香糖小孩又轉向扒手兜售，扒手一付厭惡排斥的表情，但隨即想起老人在場，又立刻換了一付做作的

笑容，輕輕撫拍啞巴的頭頂……。

△啞巴見機不可失，死纏著扒手，扒手不得已祇得掏錢……。

△啞巴伸出二根手指頭，要扒手一次買兩條，扒手無奈，祇得再度掏錢，觀眾可以在他的嘴形見他講了不出聲的三個字『XXX』。

△啞巴本欲再向天送兜售，心中一轉念，立即轉身往右上舞台而下。

男甲：老伯伯！我們該走了！

男乙：是呀！但願我們能見到你家那頭水牛……。

天送：我想會的！那是一條母牛！

△四人招呼後，一一走向左上舞台的剪票口，從左上舞台下。

扒手：老伯伯，還有這位阿婆！來！我請你們吃口香糖。

△扒手分別遞給兩人一片。

天送：這是什麼東西？

老婆：我倒是看過孫子們吃過這玩意兒。

扒手：這叫口香糖！放在嘴裡咬呀咬的，就可以清除口腔保護牙齒！

天送：保護牙齒？那可是個好東西，你應該早告訴我。可是……我的牙齒早掉光了……。

扒手：這……我倒沒想過！

老婆：是啊！叫我們年紀大的人吃這玩意兒，就好比叫歪嘴的吹喇叭……。

扒手：對不起！對不起！我是一番好意，再說這口香糖也本為了幫助小弟弟才買的。

天送：唉！談到小弟弟，那馬平國到底哪兒去了？真叫人擔心呀！

扒手：賣蘋果的？他們都在車站前的地下道，大概是警察剛來就暫時跑掉了。

天送：警察為什麼要抓他呢？

扒手：當然是怕罰款。

天送：年紀這麼小也會罰款？

扒手：警察對違法的都是一視同仁……不過你放心，等一下警察一走，他們又會回來的，別看他們年紀小，可精明得很呢！

明得很呢！

天送：我看他的樣子也是……。

扒手：對了！老伯！您到這兒是……。

天送：我是來看我兒子，他說要來接我，可是不曉得是他找不到我，還是我找不到他……。

老婆：八成兩樣都是！

扒手：原來是這樣！我看您帶這麼多的東西一定很不方便，如果你不嫌棄，祇要你告訴我地址，我願意送你回去！

天送：不！不！這怎麼好意思！我還是在這兒等一下，反正也是閒著無事嘛！

老婆：（一邊打毛線）可不是！活到咱們這種歲數的人，什麼都沒有，就是有時間。

扒手：我是想一個老人家出門在外，帶這麼多貴重的東西，要是碰上存心不良的人……那可就……

天送：（笑）不會的……我這鄉下老頭，那會有什麼貴重的東西？

扒手：可是你這藍色的手提袋，看起來蠻新潮的，別人一看就知道這裡面的東西一定很貴重……

天送：那他們可就走了眼，手提袋也許很新潮，但那是我兒媳婦上次回去留在家裡，這次我就順便裝了些土產

帶上來，雖然是重了些，可是人到這東西也就到了嘛！

扒手：你是說……這裡面裝的都是土產？

天送：是呀！咱們瑞里自己產的筍干和鹹肉……本來還想多帶些竹筍，實在太重，這手提袋也裝不下，所以祇好

作罷！

扒手：可是……這個……

天送：你好像挺關心的，其實像你這麼熱心的人已經很少見了。我應該好好地感謝你……

扒手：感謝我？你……你要怎麼感謝我？

天送：也沒什麼啦！就是一些自個兒產的筍干，你拿回去燉燉排骨，味道還挺不錯的。

扒手：不……不！你自己留著吧！

△扒手起身拒絕，却被天送一把拉下……

天送：你不必客氣！雖然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但這可是我的一番誠意呀！

老婆：唉呀！年輕人幹嘛那麼不乾脆？老先生要送你，你就收下吧！

天送：對！你等著，我馬上分點給你……（拿起手提袋，邊說邊拉開拉鍊）反正我兒媳婦作月子，家裡又沒什麼人，吃也吃不完……

△扒手和老婆好奇地望著拉鍊開口，兩人不禁目瞪口呆，僵立當場……

天送：老太太！要是喜歡的話，也分點回去吧！

△天送察覺兩人表情有異，低頭一看，整個人不禁嚇呆。

△藍色手提袋內裝滿了鈔票，其中一疊還掉了出來。

△經過五秒的驚異，老人回過神來，急忙將掉落的鈔票重新塞入袋內，火速將拉鍊拉上，雙手死命緊抱藍色

提袋。

△老人原本豁達而開朗的表情，瞬間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却是恐懼和疑慮的神態。當他慢慢轉向兩人之際，纔發現這兩人的表情似乎已失了魂，目光貪婪地望著自己……。

老婆：如果我沒看錯……這不叫箭干……這應該叫鈔票。

扒手：我果然沒有猜錯，那傢伙被掉了包還不知道……。

天送：我……我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天送懷中手提袋越抱越緊。

扒手：老先生……你剛才不是要送我什麼箭干嗎？怎麼又把拉鍊拉上了？

天送：（著急）我……我的意思是下次我們再碰面的時候，我可以拿多一點給你……

老婆：剛才你說我也可以分一點的。

天送：可是我現在沒辦法給你箭干呀！

扒手：我不要箭干，我祇要你袋子裡的錢。

天送：你說什麼？你要我的錢？你這不就變成了土匪了嗎？

扒手：（冷笑）如果你不合作，或許我就是！

天送：（驚異大聲）你想用強的？

扒手：（制止他）你別嚷嚷！坦白說我知道這些錢不是你的，大聲傳開來對你也沒什麼好處。

天送：你胡說！它們明明就在我的手提袋裡，不是我的錢難道是你的錢？

老婆：是呀！錢在他的手提袋裡，你憑什麼說那不是他的錢？

扒手：哼！告訴你們也無妨！這些錢是一個人從銀行領出來的，我和另外個兄弟本來想在半路下手，沒想到那傢伙挺機靈的，所以祇好一路跟踪他到這兒。

天送：原來你真的是……金光黨？或者……扒手？

扒手：隨便你們怎麼說都無所謂，我要的祇是袋子裡的東西。

天送：我真瞎了眼，我還想送你箭干呢！哼！算我沒說！

扒手：這真是上天的安排，就這麼天衣無縫地讓你們的袋子對掉……（大笑）那傢伙發現時，一定以為自己遇見

了鬼……（笑）。

天送：我才遇見了鬼呢！（望望扒手再望向老婆）而且不祇一個！

扒手：不管怎麼說，我們兩人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商討出一個解決的辦法。

老婆：你們兩個……！俗話說：『見者有份』，你們休想把我撇到一邊！

扒手：（望望老婆，略一思索）好！算你一份……。（轉身勸天送）老先生！我們最好先把袋子放下來，好算

算看『我們』的錢到底有多少呀！

△天送表情極端複雜，似乎內心中正處於善惡矛盾的抉擇。

天送：不！這不是我們的錢……我們誰也不能動它……

△扒手和老太婆吃驚地望著他……。

扒手：老先生！也許你還沒有搞懂！這是一筆數目龐大的款項，你一生中或許再也沒有第二次機會遇上這種好事……。

天送：我承認！這是我第一次看過這麼多錢，而且它們還落實地在我懷裡呢！

老婆：那種感覺怎麼樣？

天送：（無奈而痛苦）……真好！新奇而令人顫抖，我從來沒有發現心臟是可以跳這麼快的。

老婆：不能借我抱抱看！

天送：不！我說過了！這不是我們的錢！任何人不應該動它！

扒手：可是你却自私地抱著它，你這種年齡有這種力量，實在令我驚訝！

△天送稍為鬆弛神態和表情……

天送：我是在保護它！

扒手：依我看……你是想獨吞它！

老婆：唉唷……看你老先生外表是挺老實的；倒蠻有心機的喔！

天送：如果我想獨吞它，剛剛拿著手提袋就走了，幹嘛我還在這兒？

扒手：因為剛才你還不知道裡面有錢！

天送：我……我現在知道，並不表示我想獨吞它呀！

扒手：（微笑拍拍天送肩膀）老先生！你聽我說！我知道你家裡有一隻水牛，我想牠的年齡一定很老了……

天送：你知道得不少，可是你知道牠是母的吗？

扒手：我不知道！可是我却知道你一定需要一頭新的而且年輕的水牛，不管牠是公的是母的……

天送：不錯！我是需要！那又怎麼樣？

扒手：這袋子裡的錢，就足夠你買幾十頭，祇要你我合作，（望老太婆）嘿……我的意思是我們三人合作。

老婆：他說的對！也許你還可以多買幾分地，然後風風光光地留給兒孫。

天送：我的母牛是太老了些；我的土地是嫌小了些……可是我從來未曾用別人的錢買過自己的東西呀！

扒手：凡事都有第一次的，錯過了這次機會，我保證你一定會後悔終身。

老婆：是呀！這似乎是老天爺賞賜我們的。他知道我老太婆從來沒害過任何人，所以在我最孤單的時候送了我這

筆養老金。

扒手：有了這筆錢，你會覺得，鄰居們突然對你另眼看待了。現在我就好像已經看見你在家鄉受人尊敬的那種神氣呢！

天送：真的？在哪兒？

扒手：總而言之，唯一對你有利而又可行之路就是大家趕快分錢走路。

△天送左顧右盼，似乎內心又起了一陣掙扎，不安地站起，又煩躁地坐下。

△扒手和老太婆期待的神色，望著坐立不安的老人。

△老人終於作了決定，緩緩望著兩人。

天送：剛才你說這些錢分成兩份？

老婆：哦！不！不！別忘了有我一份，應該是分成三份。

扒手：（笑）你們大概還沒聽清楚我的意思……

天送：你是說……？

扒手：（伸出四個手指頭）四份！我的意思是把這些錢分成四份！

老婆：四份？（轉身望望四周）我們什麼時候又多了一個人？

扒手：你們可別忘了，我剛剛提到的另一位兄弟，咱們可是同時盯上這買賣的。

天送：可是他不在呀！就是數人頭也輪不到他呀！

扒手：從那個人由銀行領款出來，咱們就盯上他了。由於兩個提袋實在太像了，我們也沒把握分辨，所以他就一

路盯著那傢伙……

天送：看來你們是蓄意犯罪……

扒手：不管怎麼說，我那兄弟雖然此刻不在場，可是一路跟踪下來，沒有苦勞也有功勞，算他一份也並不為過呀！

老婆：那怎麼成？隨便說個人就可多分一份，那我也可以把我那死去的死鬼拉來算一份呀！

天送：我也反對！一塊餅三個人吃倒很適當；四個人嘛……就小得多了。

△在剪票口難捨難分的阿德阿玲，似乎決定不搭車了，兩人狀至親密地慢慢走向舞台中央的座椅。

扒手：你們兩人可別不知好歹！我那兄弟可不像我那麼好說話！

天送：怎麼？他舌頭有問題？

扒手：（突然抽出一把短刀）你們可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話說一半，背後突又響起阿德的聲音，在尚未使天送和老太婆驚嚇之前，扒手自己先嚇了一跳，並迅速又

把短刀藏在衣服裡面。

阿德：嗨……老先生！咱們又見面了！

△阿玲羞答答地微笑與眾人招呼。

天送：是你們呀？（對兩人突然出現一時無法適應）你們不是已經離開了嗎？

阿德：是呀！我本來是要去台中的，可是我和阿玲都捨不得離開對方，每一分、每一秒我們都無法忍受對方在自我的眼前消失……。

天送：為什麼會這樣呢？那豈不是很痛苦！

阿德：不！這是愛情的魔力，如果對方是一隻火鳳凰，我情願焚身在對方的火焰裡。

天送：我不懂被人盯上時，為什麼你會這麼高興？旁邊的兩人正是無法忍受我從他們眼前消失，這令我感到坐立不安。

阿玲：年紀大的人，能受到這麼多的關注，是一種令人興奮而又難忘的經驗。

天送：（欲語又止）唉！有些事情你們是無法理解的。可是有個問題我却非說不可……。

△四人表情各異，注視天送。

阿德：什麼事情？你說呀！

天送：既然你們無法讓對方離開，難道你們打算就這樣永遠相對著！

阿德：哦！這點我們倒沒考慮過，此刻我的眼中祇要有對方的形影在，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

△扒手起身，拉著天送走到一邊……

扒手：你這是幹什麼？幹嘛跟他們拉扯這麼多？難道你希望他們加入不成？

天送：可是在年輕人面前，我必須鎮定地維持本來的形象，難道你希望因為我的失態而讓他們產生懷疑？

△老太婆見兩人在一旁嘀咕，氣極敗壞地走到兩人中間……

老婆：瞧你們兩人嘀嘀咕咕的，莫非是想聯手將我一腳踢開？

扒手：唉！怎麼會呢？現在的處境，我們三個可說是穿同一件褲子……。

老婆：呸！誰跟你穿同一件褲子……？

扒手：唉！妳誤會了！這是行家的術語，意思是說我們是站在同一條船上的。

老婆：哼！這種解釋還差不多。告訴你，想把我甩掉……門都沒有！

扒手：現在的問題必須將裡面的東西趕快解決，以免夜長夢多。

老婆：是啊！老頭子……趕緊把它分了，各人走各人的路，這倒是正事呀！

天送：你們兩人就知道分錢，好拿了錢走路，也不替我想我的損失有多大。

扒手：損失……？你有什麼損失？

天送：你還裝蒜！你明明知道這個袋子是我的，袋子跟別人掉了包，你們可好！兩個人都是『雙手兩片薑』，我可付出了老本……。

老婆：你又付了什麼老本？

天送：我的老本就是那整袋的筍干，說好要帶來給我兒子的，這下子我怎麼去對他們說？

扒手：唉！我還以為什麼天大的事，原來就是那幾斤筍干，這倒好解決……。

△阿德、阿玲見三人類似爭吵的談話，不禁伸長脖子注意聽。但不久兩人又沉醉在卿卿我我並相互依偎在對方的懷中。

天送：你說的倒輕鬆……，你說說看，怎麼個解決法？

扒手：分了錢，我和老太婆各給你一仟塊，到時候你想買幾斤就買幾斤。

老婆：不！我反對！

扒手：反對？（詫異）妳為什麼反對？

老婆：你憑什麼動用我的錢？一仟塊……那可讓我生活多少日子！

扒手：妳……（生氣但又強忍下來）。

天送：就算你們每人給我一仟元，我還是覺得事情有點美中不足！

扒手：為什麼？

天送：因為這些錢就是我从這裡拿去的呀！

△三人同時露出無奈的神色。

扒手：我已經對你失去耐心了……（面露兇狠之色）

天送：你……你想幹什麼？

扒手：你不再答應分錢的話，我要動粗了！到時候……你可能連一毛錢都拿不到……。

天送：你別嚇唬我，我活了這把歲數，可不是被嚇長大的。

老婆：對！他要是敢這麼做，我們就喊警察把他抓走，到時候我們是二一添作五……。

天送：嗯！妳說的有道理，少個人分總比多個人分要好得多了。

扒手：你們……好狠！

老婆：怎麼樣？還敢不敢動槍的念頭呀！

扒手：既然你們想這樣耗下去，我也跟定了。看誰的耐力強，反正……我比你們都年輕……。

△天送與老太婆相視一眼，不覺有了警戒之心。

天送：他說的有道理……如果再繼續下去，誰敢保證他不會漁翁得利？

老婆：你別上他的當！誰都知道年輕人是比較沒耐性的，當他失去了耐性，就會自動離開的。

天送：話是不錯，可是我沒聽說過，有誰會對錢沒耐性的。

△馬平國由左舞台上，鬼鬼祟祟地四處張望，似乎在躲避著什麼人。

△當平國看見天送時，興奮地走了過來……。

平國：老爺爺！老爺爺！

△扒手與老太婆見有人呼叫，不禁大驚……。

天送：（驚喜）呀！馬平國……你到那兒去了……？

平國：我……我以為警察要抓我……所以……我掉頭就跑了。

扒手：（小聲對天送）他是誰……？

天送：哦……他是馬平國……。

扒手：（恍然）賣蘋果……哦！我知道了！（對平國說）你一定是蘋果被警察沒收了，要不然怎麼空著兩手回來

呀！

平國：（困惑）這個人到底在說些什麼？我怎麼都聽不懂呢？

扒手：你不是在賣蘋果嗎？

平國：賣蘋果？我看你才賣西瓜呢！

△扒手被罵得莫名其妙。

天送：好啦！不要吵了，剛才我心裡正想買張票送你回去，可是一轉眼就不見你的影子，你可知道我心裡有多擔

心呀！

平國：我知道這樣離家出走是錯的，可是……我該怎麼辦呢？

天送：現在他可是我們這兒最年輕的喔！

△扒手像挨了一記悶棍，與老太婆相視一眼，同時心生警惕之心地望著平國。

△右舞台又匆匆走上一位手提藍色手提袋的年輕女子，在售票處買了一張票。然後經過四人身旁，在販賣部

買了一本雜誌，然後坐在左舞台的座椅上。

△四人對這美麗但寒冰著臉的女子，同時投以好奇的眼光。

△右舞台又走上一位神態落寞但不失俊秀的年青人，在售票處四處張望，又匆匆的走向剪票口對著月台極目

搜尋。

△似乎沒有發現他要尋找的目標，有點頹喪地走向下舞台。全無表情地經過四人身旁，似乎整個車站內就祇

他一人。

△男子終於發現坐在椅子上的女子，面露驚喜之色，快快走上前去。

堅平：小蟬……

△女人放下雜誌驚異地轉頭，看清來人後立即起身欲往別處逃逸。

△堅平快步上前按住了小蟬。

堅平：小蟬……原來你在這兒，我……我找你找得好苦。

△宋蟬甩脫堅平走向舞台中央，堅平痛苦而落寞地跟上……。

宋蟬：你這個大忙人，還會想到要找我嗎？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堅平：妳明知道我會找妳的，為什麼妳要不告而別？妳可知道這是多麼傷我的心！

宋蟬：傷你的心！（大聲）難道你就不傷我的心？你可曾想過我的立場？知道我的痛苦……

△天送四人及阿德阿玲均被兩人對話而吸引，漸漸地圍攏過來。

△販賣部及郵局的小姐似乎對這種景象已司空見慣，兩人同時搖搖頭，又忙著自個兒的事。

堅平：我當然知道！可是最痛苦的是我呀！我夾在妳和我媽媽之間，承受妳們兩人對我的訴苦，我發覺我簡直是

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宋蟬：話可不能這麼說，那可是你自己的媽媽，那一次你不是向著他，我在她眼中簡直就是個外人，每一次爭吵的結果還不都是我受了委屈。

堅平：那有什麼委屈嘛？我祇希望妳忍耐點，讓她。媽年紀都那麼大了，讓她也是應該呀！

宋蟬：可是她的生活習慣跟我完全不一樣呀！一條活魚我希望煮個鮮湯，可是她硬要煎的……早上喝個牛奶吃個

麪包就得了，偏偏她熬稀飯配鹹魚……我搞不懂，她好像有意跟我唱反調。

堅平：她不是跟妳唱反調，媽祇是維持她自己原來的生活步調罷了。

宋蟬：可是時代在改變呀！她也應該稍微自我調整，纔能適應這個社會生活呀！

堅平：（輕輕搖頭）我想這是很難的。我想要她來適應我們，倒不如我們去適應她……。

宋蟬：你看看！連這種事你都護著她，那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堅平：唉！我是就事論事嘛！

宋蟬：照你這麼說，是我的不對囉？

堅平：這種事沒有對或錯，我祇希望你能看在她是長輩的份上稍作讓步。

宋蟬：照你這麼說，我是活該倒霉……？

堅平：妳這是什麼話？妳是我妻子，再怎麼樣我也不會讓妳吃虧呀！

△老太婆及天送見兩人爭執不下，火藥味越來越濃，遂同時上前將兩人分開。

老婆：好了……停……停！你們兩人從一見面就嘰嘰呱呱說個不停！我老太婆這一路聽下來，倒覺得這件事跟我有關係……。

堅平：跟妳有關係……？（冷冷地）怎麼會？妳又不是我媽媽？

老婆：不錯，我不是你媽媽，可是我覺得你們說的那個母親就像在說我呢！

堅平：妳是說我像是妳兒子？老太婆！妳不是存心吃我豆腐吧！

老婆：怎麼？難道你還嫌我老太婆不成？告訴你，老太婆我吃豆腐還得挑對象呢！

堅平：（驚異而生氣）妳……？

△宋蟬挺身為老太婆助陣。

宋蟬：你怎麼可以對老人家這種態度，她雖然不是你媽，可是她的年齡也足夠生你呀！

老婆：就是呀！還是你老婆明理，娶了這種妻子真是你前世修來的福呀！

堅平：如果真有妳說的那麼好，為什麼我們還會站在這裡爭吵？

老婆：那就要問你了……一定是你欺負她，所以她纔會離家出走。

宋蟬：（微笑地對老太婆）我們不要理他，我很高興終於找到一位瞭解我的人。

老婆：其實不是我自誇，老太婆我閱人無數，好人壞人都難逃我的法眼。像妳這麼溫馴乖巧的媳婦，實在也是難

找了……。

宋蟬：真的！可是我老公和婆婆對我還不满意呢！我……我的婆婆要是像妳這麼通情達理就好了。

老婆：說的也是……其實我也有苦衷，我那媳婦要能像妳這麼懂事就好了……。

宋蟬：妳媳婦對妳不好嗎？

老婆：一提到她，我心中就有氣。禮拜天一到，兩個夫妻早就溜得像陣煙，說什麼去郊遊、去野餐啦，要不然就是看電影、逛街的，說這樣才算時髦趕得上時代，把我這孤單的老人丟在家裡……。

宋蟬：妳可以要求跟他們一起去呀！妳是他們的母親，妳有權利這樣做的。

老婆：是呀！我也是這麼想過！也對他們說過！

宋蟬：他們答應了。

老婆：他們倒沒吭聲，我也不知道那算不算答應……因為他們兩人的眼睛都瞪得像燈籠一樣大……。

堅平：（興奮地對宋蟬）喂！上次我媽也這麼對我們說，而妳的表情不也是這樣子嗎？

宋蟬：你住嘴。

老婆：後來我也想通了，他們一出去，我也出來四處遊蕩，好歹也是玩嘛！

宋蟬：妳真是想得開！

老婆：可不是！其實我想跟他們出去，祇是想照顧我的兒子呀！

堅平：你兒子不是已經成人了嗎？

老婆：在母親的眼中，兒子永遠都是必須照顧的孩子！可是當我夜晚要表示母親的關心時，我那天殺的媳婦竟然

尖聲大叫……。

宋蟬：為什麼？

老婆：我怎麼知道……？祇不過剛打開門就聽見一陣混亂的聲音和尖叫……。

△一直在旁聽著的平國，忍不住插嘴……。

平國：是什麼混亂的聲音？會不會是小偷？

老婆：我怎麼知道？你問我我問誰呀！

宋蟬：可是妳為什麼要到他們房裡呢？

老婆：我祇是想看看我兒子有沒有踢棉被呀！

△站在一旁的天送亦忍不住插嘴。

天送：你們說的問題，都沒發生在我身上，如果我有什麼麻煩，也祇是跟家裡那頭水牛之間的事。

△扒手暗地推了一把天送，惡狠狠地說。

扒手：（小聲）你不再趕快解決我們的事，等一下你會發現有更麻煩的事。

天送：我不怕，再怎麼麻煩的事我都碰過，再說……你的塊頭也比不上我家那頭水牛。

堅平：（對宋蟬）小蟬，別再孩子氣了！快跟我回去！家裡有很多事等著我們去做呢！

宋蟬：我就知道你要我回去就是要我做家事……。

堅平：唉呀！小蟬！妳誤會了！妳的幽默感哪兒去了？我的意思是我們有遠大的理想，很多困難的事需要我們共

同去完成和克服。

宋蟬：哼！說的比唱的好聽！我還會不知道你的詭計？你去克服外面的公事，我來克服裡面的家事……？哼！門

都沒有！

堅平：小蟬！妳先別激動！妳看看那兩位年輕人……。

△眾人隨所指的方向望去，竟是阿德和阿玲。

△兩人因眾人目光齊集，不禁有些窘迫和不安，不知不覺又靠得更緊了。

堅平：他們使妳想起什麼嗎？

△宋蟬望了一陣子，緩緩搖頭。

堅平：（鼓勵地）妳絕對可以想起的……快！我知道妳一定可以辦得到的。

宋蟬：（興奮）我想起來了，有一次你要送我坐火車到台中，結果你自己擠上車而把我留在月台上。

堅平：（尷尬）不！不！我不是說這個！不過已經很接近了。

宋蟬：嗯……要不然就是那次我們為了省錢，在車上共同買了一個便當吃，結果……兩人都拉肚子……。

堅平：（著急）唉呀！不是……不是！

宋蟬：那到底是什麼嘛！

堅平：妳可記得咱們訂婚之前，我帶妳去日月潭？回來的時候，雙方家長把我們罵得要死，結果……我們就訂婚了。

宋蟬：（羞）不來了，你怎麼老提那件事呢？

△阿德和阿玲臉上露出亢奮的神采……。

阿德：真不可思議！我們也是這樣訂婚的吔！

阿玲：是呀！同樣的地點……同樣的事件……。

堅平：對！妳看他們親蜜的樣子，不就是咱們當年的翻版嗎？

宋蟬：是不錯！我們甚至比他們依偎得更貼近，但又怎麼樣呢！

堅平：這正是問題的癥結。妳和我的外表都沒有變；可是我們的感覺卻變了。妳不覺得這是多麼奇怪的事？

宋蟬：人總是會變的，隨著時間的推進，每個人對原來認定的事物都會作適度的修正的。

堅平：我不懂妳的意思！妳好像在否定這個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和定義……。

宋蟬：如果有，我們的感情就絕對不會受任何外來的影響，而時時有所爭論。

天送：我倒知道有一種真理和定義是絕對不會受影響而改變的。

平國：老爺爺！那您快說呀！

天送：那就是在土地下種一定會長出你希望的果實，另外我家的那頭……。

扒手：（生氣而搶答）你家那頭水牛絕對不會跟你爭吵，是不是？

天送：嘿……（驚奇）你慢慢上道了……。

堅平：（對宋蟬）妳說的不是問題的重心，我們的本質上並沒有變。這對年青人難道不能讓妳有所回憶和感悟……。

宋蟬：我不否認過去甜蜜的日子讓人有難忘的回憶，可是心中却有種難以擺脫的心結，緊緊束縛著我，於是我開始認真考慮我們的關係！

堅平：妳是說……妳有個心結無法解脫？

宋蟬：（點頭）我漸漸迷失自己，而無法找到自我……。

堅平：可是你離家就能找到自我嗎？或許連你這外在的軀殼都會迷失的。

宋蟬：我不知道……但如果我不去嘗試，又怎麼能夠為自己證明呢？

堅平：你這種似是而非的道理，實在令我迷惑！也許你有權利做你想做的，但必須站在正確的法理上。

宋蟬：我當然是！

堅平：你也別忘了……你是我的妻子！

宋蟬：我當然是你妻子！難道我會是你妹妹或是你媽！

堅平：那你就不能離家出走……除非……？

△天送站在堅平後面，一手抱著手提袋；一手欲勸和兩人……。

宋蟬：除非什麼……？

堅平：除非……你在外面有了男人！

△眾人皆大驚失色……。

宋蟬：你……（氣極）你竟說出這種話……我……我跟你拼了……。

△宋蟬怒極，毫不考慮將手中藍色手提袋丟向堅平。

△堅平情急不擇言，亦現後悔神色。但見宋蟬拼命地將手提袋丟來，眼明手快地將身子一低……。

△手提袋不偏不倚正中天送身懷。老人一陣暈眩茫然立時倒地，手中的藍色手提袋亦掉落地上。

△突然的轉變使眾人一時反應不過來……。

△此時幕後傳來擴音器的聲音：『各位旅客：往台中方面的自強號特快車，在第一月台上快要開了，還沒有

上車的旅客請趕快上車。』（台語一遍）

宋蟬：（哭泣）想不到你對我有這種想法……算我……看錯你了……。

△宋蟬迅速拿起其中一個提袋，傷心地往剪票口奔去。堅平則從後追趕……。

堅平：小蟬……小蟬……我是無心的……。

△宋蟬過了剪票口，快步上車。堅平則被阻於剪票口，失神地望著緩緩離站的火車。

堅平：你不能走……（喃喃而痛苦）我是無心的……小蟬……你不能走……。

△天送挨上一擊似乎不輕，一時暈眩不醒……。

扒手：糟了，他暈了過去！快把他送到醫院裡呀！

△扒手招呼了販賣部及郵局小姐，另外拉了幾名旅客一齊將天送由右舞台下……。

△舞台中央只剩扒手一人，陰冷得意地笑看地上的藍色手提袋。

△扒手拿起後，興奮地拍拍袋子，整個人立時沉醉在喜悅和滿足中。

△當他正想拉開拉鍊之際，一陣急促的脚步和喊聲驚嚇了他，祇得停止動作。

△左舞台上來一名略帶風塵味的美艷女子，其後跟著一臉沮喪的商人。

商人：妳要聽我解釋……（邊趕上邊說）我發誓我說的句句都是實話……。

瑪莉：（走到舞台中央突然止步旋身，商人手抱藍色手提袋差點撞上）好！就算我相信你說的是實話，可是錢呢？

商人：（哭笑不得）我……我也不知道呀！

△扒手心虛，立即抱著手提袋坐在椅上，靜聽兩人談話而不敢動彈。

瑪莉：哼！你把我當三歲小孩？三佰萬可不是個小數目，難道說它自個兒會長翅飛了不成？

商人：從銀行領出來之後，我就死命地抱著它，生怕有什麼閃失，沒想到一陣嘀咕，事情還是發生了。會不會……

……我遇見了鬼？

瑪莉：你呀！你遇見大頭鬼！

商人：要不然……花花綠綠的鈔票怎麼會不翼而飛呢！

△另一名跟踪商人的乙扒手亦適時從左舞台上……。

瑪莉：你想想看，會不會在半路碰上金光黨？

△在座椅上的甲扒手和剛鬼祟祟走進來的乙扒手不禁心中一驚。

商人：這件事我倒挺注意的，從銀行出來後，就有兩名傢伙盯上我，可是……我一直沒有給他們機會來接觸我呀！

瑪莉：我說鄭金昌呀！（卽商人）該不會是你臨時後悔而變卦吧！

金昌：怎麼會呢？瑪莉！別人可以不瞭解我，可是妳應該知道我的心意呀！

瑪莉：好！那我問你！你答應給我三佰萬，怎麼一轉手就成了幾包箭干？難不成你存心尋老娘開心？

金昌：冤枉！冤枉！我有幾個胆子敢尋你開心？再說平常還不是鑽戒手鐲毫不心痛地買給妳，這一次我既然答應

妳，男子漢大丈夫豈有反悔之理。

瑪莉：（裝笑容）我也是這麼想呀！要不然……我幹嘛又陪著妳拿這些箭干回到這兒？

金昌：妳能這樣了解我，也就不枉費我對妳的一份苦心，這叫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瑪莉：唷！可別說得這麼難聽，經你這麼一說，我豈不是成了母老虎了嗎？

金昌：（苦笑）我不是這個意思！可是妳也知道，為了妳！我在公司已經虧空不少，這一次又……

瑪莉：這一次也是你自己告訴我的呀！再說我也是急用，先向你公司借用幾天，等我那筆錢存進來立刻再存進去

，保證跑不了你一毛錢的。

金昌：是呀！妳是這麼說……

瑪莉：再說你是公司的會計主任，掌管著公司的經濟大權，祇要你不說，誰也不知道呀！

金昌：話是不錯，可是俗話說，紙是包不住火……我怕有一天……

瑪莉：胆小鬼！憑你這塊料子也想跟我瑪莉攀交情，算我瞎了眼！

金昌：（著急）我……我祇是說說而已，妳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嘛！再說事情都已經做了，難道妳還不相信我呀？

瑪莉：男子漢大丈夫幹嘛老說洩氣的話？每天聽都聽煩死了。

金昌：好嘛！好嘛！以後我再也不提這檔子事，可是……現在錢又不見了，真是急死人……

瑪莉：你好好地想想，除了那兩名金光黨，你還碰過那些人或者是那些特別的事？

金昌：我來車站打電話給妳，是因為這裡出入的人多，也好防人耳目。一路上我也特別小心謹慎……除了……

（突然想起什麼）

瑪莉：（眼睛一亮）除了什麼？

金昌：除了在車站裡跟一位老頭相撞，可是……我倒不含糊，拿了提袋我就立刻往外跑。

瑪莉：你是說……這段期間，手提袋曾經離開過你的手？

金昌：是呀！就在我跌倒的幾秒鐘之間……

瑪莉：你說的那老頭是不是也拿個跟你一模一樣的藍色手提袋呀？

金昌：經妳這麼一提，我倒想起那老頭確實是有這麼一個藍色手提袋。

瑪莉：哼！好一招『偷天換日』和『瞞天過海』……

金昌：妳說什麼？

瑪莉：說你笨，你還不相信，你著了那老頭子的道了……

金昌：妳說那老頭是個歹徒？（略一思索後猛搖頭）不！我不相信。那老頭一付鄉下人的模樣，怎麼可能是個歹

徒呢？

瑪莉：這你就不懂，打扮成老實的模樣，好叫你疏忽提防呀！這也正是他們高明的地方。

金昌：他們……？妳認為這是一個詐騙集團？

瑪莉：如果我猜得不錯，這名老頭一定和跟踪你的人脫離不了關係。

△兩名扒手一聽，一名躲至柱旁；另一名在椅子上把頭低得更低……

金昌：既然這樣，祇要我們找到這三人之中的任何一個，就可找到錢的下落。

瑪莉：不錯……我倒想看看是那條道上的朋友，硬吃到我頭上來了。

金昌：那我們趕快找看看……。

△金昌欲往座椅兩旁搜尋，却為瑪莉阻止……。

瑪莉：找你個頭！你實在笨得可以！你想想……：如果你是那老頭，拿到了錢，你還會在這兒嗎？

金昌：我想……：我不會……。

瑪莉：那不就得了嗎？

金昌：可是他們會往哪兒去呢？

瑪莉：如果我猜的不錯，也許他們還沒走遠，我們先到附近看看……。

△兩人說完，正想轉由右舞台下時，正好碰上由右舞台上來，邊走邊說的販賣部小姐和郵局小姐。

△金昌和瑪莉不由自主地被兩人的談話吸引而同時停下了脚步。

販姐：唉！那老頭真是不堪一擊，怎麼一個藍色手提袋就把他打得昏迷不醒呢？

郵姐：不過我覺得對方也狠了，怎麼可以對這麼可憐的老人下這麼重的手呢！

販姐：誰知道，我祇聽得他們一言不就和打起來了……。

郵姐：是呀！那老先生昏倒的模樣很可怕……。

販姐：那還用說……：有誰昏倒是可愛的？

△瑪莉與金昌面露喜色，快步趕上並叫住正要進入櫃台的兩人。

瑪莉：吔……：小姐，等一下……。

販姐：什麼事？

瑪莉：你們剛才說的老人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販姐：妳說那鄉下老人呀？他……：他被打昏了呀！

瑪莉：（自語）好呀！黑吃黑……。

郵姐：妳說什麼？

瑪莉：哦！沒……：沒什麼，我請問妳，那老人不知道被送到那家醫院去了？

販姐：那是什麼醫院？就送到車站的醫務室裡。

瑪莉：現在的情況怎麼樣？我是說……：他會不會……。

△瑪莉作了『翹辮子』的手勢，販賣部小姐許久才會意過來。

販姐：妳說那個呀！我想死不了啦，剛剛我要回來，他還直盯著我瞧呢！

瑪莉：（困惑）那麼色……？

郵姐：妳別聽她胡說，他也不眨眼地望著我，不過……：都是用眼睛白白的部份瞪著我就是……。

瑪莉：謝謝妳，謝謝你們……

販姐：不容氣……

△兩女同時走入各自櫃台。

瑪莉：我想……我們最好先去看看那老頭……

金昌：對！跑了和尚跑不了廟……

△兩人迅速地從右舞台下。

△坐在座椅上的扒手甲，見兩人離去，這才驚魂甫定地站起身子，左顧右盼一番。確定沒有熟人之後，躡手躡腳抱著提袋欲往左舞台下……

△冷不防，乙扒手從大柱旁走出，從後拍著甲扒手肩膀，嚇他一跳……

乙扒：老哥！什麼時候長了香港腳？走路變得這麼痛苦！

△甲扒手心中一驚，慢慢回頭見是同伴，不覺尷尬地陪笑……

甲扒：老弟……是你呀！我……我正要去找你呀！

乙扒：那好極了，我就在這兒，我被你找到了……

甲扒：是呀！我也是這麼想，沒想到找你可真容易呀！

乙扒：少廢話！你找我什麼事呀？

甲扒：我找你……我……我忘了……

△在剪票口傷心不已的堅平，終於慢慢轉回舞台中央。當他發現甲扒手中的藍色手提袋，不覺好奇注視，並傾聽兩人的談話。

乙扒：你忘了？（冷笑）老哥！你最近記性怎麼突然變得這麼差？

甲扒：是呀！大概是……睡眠不足的緣故！

乙扒：你少來這一套！我知道你現在是作賊心虛。

甲扒：我作賊心虛？難道……你就不是賊？

乙扒：我……我祇是打比方說。

甲扒：你也太小看我了，老哥我呢！可不像你一樣，好歹我也是混過來的？什麼世面沒見過？你竟然說我作賊心虛……？

乙扒：難道你不是？要不然你走路怎麼會變成這個模樣？

△乙扒手學著剛才甲扒手的走路……

甲扒：嘿！我高興！我愛怎麼走就怎麼走，誰也管不著呀！

乙扒：好！好！就算我錯怪你好了。

甲扒：就憑你一句話就打發了？告訴你，要不是看在你平常尊稱我一聲老哥的份上，我早就做了你！

乙扒：老哥！你何必動怒呢？老弟我給您賠罪就是了！

甲扒：哼！賠罪！你要向我賠罪的事情還多得很呢！

乙扒：（詫異）喔！真的！我怎麼不知道？

甲扒：（小聲）還記得上個月咱們幹過的那一票嗎？

乙扒：喔……你是說上次在台灣銀行……

△甲扒手立即搗住他的嘴……

甲扒：（小聲）噓……你想死啦？

乙扒：（小聲）我忘了……

△甲扒手重重在乙扒手頭上拍了一掌。

甲扒：提到那檔事，我心裡就有氣！

乙扒：你幹嘛打我呀？

甲扒：我打你？我還想殺了你呢！

乙扒：那又不是我的錯，我們一切都是按照原訂計劃進行的呀！要是出了差錯，那是計劃不週詳，怎麼能怪到我

頭上呢？

甲扒：我本來幹『三隻手』的工作還蠻勝任愉快的，你偏拉我『跑枱子』，說什麼這是大買賣。

乙扒：難道不是？我這可是為你好，你想想，現在的人流行簽帳卡，你幹扒手，不出一年準會餓死。跑枱子可不

一樣了，出了銀行，少則數十萬，多則數百萬。咱們祇要幹一票，一年就不愁吃穿了。

甲扒：可是上次出的純漏可真大呀！

乙扒：那可要怪你自己了，那個領款的小姐被我們唬得一楞一楞的，眼看就要得手了，誰知道你……

甲扒：唉！我是一時技癢嘛！見到她大衣裡的口袋有個皮夾，所以我……

乙扒：那是你的老本行，我也不能苛責你，可是那一回你怎麼會摸錯了地方？

甲扒：我不知道，也許我太久沒有回家！我也是聽到她尖叫才驚醒過來……然後我祇記得很多拳頭打在我身上

，我拼命地奪門往外跑……

乙扒：所以嘛！這事怎麼能怪我呢？

甲扒：你還說……你一個人拿了錢就跑，他們祇知道打我，却讓你逍遙離去，然後你就避不見面？

乙扒：後來，我不是又來找你了嗎？

甲扒：可是，你錢也花光了……。

乙扒：唉！老哥！其實不是我不想找你，我是想你大概是被抓走了，所以……

甲扒：所以那筆錢你就痛快地花完？

乙扒：我……我本來是想去找你的，可是……我把那筆錢給弄丟了……！

甲扒：弄丟？你當我是三歲小孩？花花綠綠的鈔票，你捨得把他弄丟？

乙扒：我當然捨不得，我也不是故意的……

甲扒：那你倒說說看，究竟是怎麼回事？

乙扒：我……我認識了一位女的，長的是千嬌百媚善解人意，兩人一拍即合。

甲扒：嗯！你走桃花運了。

乙扒：開始我也自認艷福不淺而沾沾自喜。沒想到第二天醒來就不見她的踪影……。

甲扒：她走啦？

乙扒：（點頭）她無聲無息地走了，連同我們的錢也一起帶走了。

甲扒：虧你現在還知道那是『我們』的錢……。（乙尷尬）看來你是碰上女老千了。

乙扒：是呀！這正是我感到痛苦的緣因。你想想，要是有人知道我是栽在一位婆娘手上，那我以後還有什麼在道

上混呀！

△乙扒手幾乎哭喪著臉，甲扒手稍歛怒氣。

甲扒：聽起來怪可憐的……對你說也許這是個很重要的打擊和教訓，同時也讓你體會到『一山還有一山高』的道理。

乙扒：你說的對！老哥！這回我可學乖了，我發誓再也沒有女人能從我的手中拿走一毛錢。

甲扒：女人不會要你一毛錢，她們會要整束的鈔票。

乙扒：所以我又回來找你，祇要我倆通力合作，沒有什麼困難可以難倒我們的。你瞧瞧……（用手指著甲扒手懷中的提袋）咱們又成功了。

△甲扒手心中一驚，不覺把提袋抱得更緊……。

甲扒：等一下……我不懂你的意思？為什麼你要說『咱們』又成功了？

乙扒：（驚訝）難道你真的不了解我的意思嗎？咱們又成功了，就是我和你像上次一樣，又得到了我們想要的錢

甲扒：像上次一樣是沒錯，可是這次能獨自享用這筆錢的人却是我而不是你。

乙扒：為什麼？

甲扒：上次你拿了錢就跑，我也沒問你為什麼。說來你還算幸運的，不像上次我還挨了拳頭呢！

乙扒：你的意思是想獨吞？

甲扒：唉！老弟！話別這麼說，再說這整個手提袋可是我一人費盡千辛萬苦纔搞來的，怎麼？你想不勞而獲現成的？

乙扒：可是……我們說好的，你跟踪那老頭，我跟踪那凱子，怎麼現在你又說這種話呢！

甲扒：老弟！你怎麼這麼不開竅？這是我運氣好，錢才會在老頭這兒；要是換你走運，錢就會在凱子那邊。這道理就像我們兩人作一道是非題，不是對就是錯。

乙扒：你這是什麼歪道理？

甲扒：（得意之狀）而且答案已經很明顯的公佈，你是錯的，而我是對的。

乙扒：你這樣豈不是違反了咱們的行規，在道義上你也說不過去呀！

甲扒：什麼行規？什麼道義？難道說你想到公會去告我不成？

乙扒：不！你不能這麼作，就算我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呀！我追那凱子追了將近十公里，楊桃冰就足足喝了三大杯；而你祇要坐在這裡，不費吹灰之力就把老頭解決了，這……這未免太不公平了吧！

甲扒：別激動！上次我心裡也是這麼想的，可是你應該這麼想，『也許下次就該我走運了……』這樣你的心裡就好過多了。

乙扒：（氣極激動）你……你太狠了，我……（作勢握拳欲打甲扒）。

甲扒：怎麼？想動粗？老弟！你可得想清楚，錢在我身上，你要是敢動粗，那可是搶奪之罪，難道說你想在監牢裡頭呆上十幾廿年？

乙扒：我……（驚嚇又成了鬥敗的公雞）。

甲扒：（得意地拍著乙扒手的肩膀）這就是你讓我欣賞的地方，識時務……看得開，有年輕人的氣魄！

乙扒：（哭喪著臉）可是這些能當飯吃嗎？我寧可沒有你欣賞我的這些而擁有提袋中的那些錢。

甲扒：如果我是你，也許我也會這麼想的。

乙扒：老哥！你不能這麼絕呀！老弟我最近的狀況你也清楚，起碼你也該施捨一點救救急吧！

甲扒：嗯……你這樣說倒也不過份。再說咱們兄弟一場，老哥我也不能太不近人情。

乙扒：是呀！這次可是大買賣，我祇分些零頭就可以了。

甲扒：好吧！我先抽幾張讓你應應急……

乙扒：謝謝老哥！謝謝老哥！

△甲扒手神秘兮兮地打開提袋的拉鍊。兩人的目光透著焦急和興奮。

△隨著拉鍊的開啓，兩人的神色漸漸有了改變。先是一陣的訝異，然後同時僵立當場。

△甲扒手由提袋內扒出幾件女人的衣物，其中有一件花格子的女人襯衫甚為醒目……

△堅平由一旁見到花襯衫，眼睛不禁一亮……。不由自主地移動脚步，慢慢走近兩人。

△乙扒手見甲扒手一付沮喪的模樣，焦急地將手提袋搶了過來，並將提袋內所有的東西全倒在地上。

△瞬間地上倒了一堆女人的化粧品和衣物，乙扒手立時以訊問的目光望向甲扒手。

乙扒：這是怎麼回事？你該不會是用那麼多的錢就買這幾件衣服吧？

甲扒：（拿過提袋）我……我也不知道呀！從拿到這個手提袋後，我就沒讓他離開過我的視線。

乙扒：既然如此，那錢到哪兒去了？難不成它自個兒長翅飛了？

甲扒：你問我？我問誰呀？

乙扒：手提袋在你這兒，我當然問你呀！難道我該去問警察？

甲扒：這就怪了，明明是……：唉！會不會是我上了那老頭的當？（慢慢把衣物放入袋內）

乙扒：（不以為然）哼！我看事情沒這麼簡單，該不會是有人暗渡陳倉，想使用什麼障眼法吧！

甲扒：障眼法？老弟……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該不會是你認為老哥我……

乙扒：你心裡明白就好！別把我當成三歲小孩。什麼樣的仗陣我沒見過，你少來這一套！

甲扒：吔！你到底在胡說些什麼？我實在被你搞糊塗了。

乙扒：哼！你少裝糊塗！別以為這樣你就可以獨吞那筆錢，告訴你……門都沒有！

甲扒：吔！老弟呀！等一下……你想老哥我會這麼做嗎？你該知道我的原則是『盜亦有道』呀！

乙扒：對！我當然知道！那是在你沒錢的時候……

甲扒：別說得這麼難聽，我是想分點錢給你，但突然發生這種意外，我……我可是比你更心急呀！

乙扒：你少裝蒜！這不是意外！這是陰謀！一個三流而卑鄙的陰謀。

甲扒：我說的句句事實，看在老天的份上，你總該相信我這一次吧！

乙扒：（搖頭）哪一次都可以相信你，就單單這一次不能相信！

甲扒：為什麼？

乙扒：這一次錢最多……

甲扒：唉！老弟！也難怪你不信，換了我……我也不相信這詭異而離奇的過程。

乙扒：（不耐煩）廢話少說！大丈夫敢做敢當。一句話，你把錢藏到哪兒去了？

甲扒：我……我無法回答你這個問題呀！

乙扒：該不會……你也像我上次一樣，全部被女老千『乾洗』了？

甲扒：唉！怎麼會呢？哪有什麼女老千……（忽然想起什麼）對了！女老千！

乙扒：（驚異）什麼？你真的……？

甲扒：我想起來了……那老頭被一位女的用手提袋打昏，然後，那女的拿了手提袋轉身就跑……唉呀！我們被調包了！

乙扒：你在說什麼？

甲扒：我告訴你……現在我知道錢的下落了……

乙扒：在哪裏？

甲扒：在一位女的那裡！

乙扒：那女的呢？

甲扒：坐火車走了……。

乙扒：你這說了不是等於沒說嗎？

甲扒：可是我這是實話呀！這手提包裡的東西就是他的，想不到這婆娘竟敢太歲爺頭上動土，欺到咱們兄弟頭上來了！

乙扒：你知道她是什麼來頭？

甲扒：不清楚……不過，剛剛好像有身份證什麼的？

乙扒：對！咱們再找看看……。

△兩人又是一陣忙亂，七手八脚地從手提袋內搜出一張身份證……

甲扒：找到了……宋蟬！家住在……

乙扒：不用唸了！咱們現在就去家裡找她……

甲扒：可是，我是看她坐車走了。

乙扒：哼！好一招『金蟬脫殼』之計，枉費你見過這麼多世面，難道你看不出她要什麼詭計。

甲扒：『金蟬脫殼』……？難怪她的名字叫宋蟬。

乙扒：廢話少說，咱們現在就走……

△兩人正待離去，却為堅平所攔阻……

堅平：慢著！

△兩人先是一怔，甲扒手看清來人後，眼前不覺一亮。

甲扒：好呀！原來是你，我們正愁找不到人，想不到你竟敢自投羅網。

堅平：自投羅網？好大的口氣，我看你纔是自動前來受死的。（音量大一付兇狠的樣子）

乙扒：他是誰？（小聲）

甲扒：女老千的搭檔……（小聲）

乙扒：看來頗有來頭，咱們得小心應付。

甲扒：先聽聽他的來意再說。

△堅平見兩人咕噥一陣，甚為不耐。

堅平：喂！我說的話你聽到了沒有？

甲扒：哼！閣下好狂的口氣……你也不打聽打聽，咱們兄弟是幹什麼的？

堅平：我正想問呢！你們是幹什麼的？

甲扒：咱們兄弟是……（語塞，窘迫地望著乙扒手，並拉他的衣袖）你告訴他！

乙扒：我們是……是開銀樓的。

堅平：開銀樓？

乙扒：不錯！每天觸目皆是金光閃閃的黃金，所以有人稱我們是金光黨……

△甲扒手一掌拍在乙扒手頭上……

堅平：金光黨……

甲扒：嘿……當然我們不是專作壞事的光光黨，我這兄弟愛說笑。

堅平：不管你們是幹什麼的，現在你們必須馬上回答我一個問題。

甲扒：什麼問題？

堅平：這個籃色的手提袋究竟是誰的？

△甲扒手望望提袋，忽然丟給乙扒手。

甲扒：（指向乙扒）他的……

△乙扒手莫名其妙，又立刻丟給甲扒手……

乙扒：（指向甲扒）他的……

△甲扒左看右視，祇好將提袋丟在地上……

甲扒：（裝得若無其事）沒人的……

堅平：好呀！竟然推得乾乾淨淨……。剛剛明明看見你們拿在手上的，再不說我祇好叫警察來？

乙扒：（心虛）就叫，有什麼了不起！反正又不是去偷的。

堅平：既然不是偷的，為什麼裡頭全是女人的衣物？

甲扒：那……那是宋蟬的。

堅平：你認識她？

甲扒：哦！不！不！（指向乙扒）是他告訴我的……。

乙扒：哦！不！不！那宋蟬是我老哥的女朋友……那提袋是她寄放在這兒的。

堅平：好呀！（抓起甲扒的衣領）果然讓我料中了，說！你們的關係究竟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甲扒：你別聽他胡說八道，我……根本就不認識什麼宋蟬，她……她不是你妻子嗎？

堅平：虧你還有臉講這種話，明知道她是我妻子，你還敢來找我？

甲扒：（哭喪著臉）不是我找你，是你來找我的……。

堅平：（將甲扒手一推）我真為自己感到悲哀，（喃喃）小蟬！妳為什麼會看上這種男人呢？這……這不像妳以前的品味呀！

△甲扒手倒地，手提袋掉在一旁，乙扒手上前扶起同伴。

甲扒：你不能這麼說話，這簡直是侮辱我的人格，難道你不知道我的自尊心會受損嗎？

堅平：這麼說……你自認是潘安再世，宋玉重生？

甲扒：不！我是說……我根本就不認識宋蟬，這可真是個天大的誤會呀！

堅平：住口！男子漢大丈夫敢做敢當，證據當前，你還有什麼可說的？

乙扒：是呀！老哥！事情都已經發生了，何不像我一樣，坦白說出來……。

甲扒：住口！你這小子，吃裡扒外，我會被你害死。

堅平：知道那件花格子襯衫嗎？那是我託朋友由國外帶回來給她的，想不到她竟然想穿著它，投入別人的懷抱，我……好恨！

甲扒：你聽我說，事情不是你說的這樣？

堅平：你閉嘴！我應該想想，哪個地方適合處置誘拐良家婦女的姦夫。也許我也該學學阿拉伯國家的處罰方式。

甲扒：你……你想動私刑？

堅平：要不然如何能消我心頭之恨！

甲扒：你為什麼不叫你太太來當面對質呢？這樣真相就可以大白了。

堅平：（搖頭）她已經走了……難怪她會走的那麼急，原來你們早就約好了。俗話說：女人心，海底針。我對她這麼好，為什麼她還是會背叛我呢？

甲扒：你應該聽我說……如果我跟她約好，為什麼我還會在這兒呢？

堅平：（略思索）你又變心了。

甲扒：不是！不是！我不是變心，也沒有跟她約好。相反的，我是說這件事從頭到尾就是一個騙局和圈套。而我

就是這個圈套下的犧牲者。

堅平：你說什麼？你簡直得了便宜還賣乖。

甲扒：你別激動！你就叫欲蓋彌彰，弄巧成拙。

堅平：我不懂你的意思，你再不說清楚，可別怪我對你不客氣了。

甲扒：想不到我們是同行，祇不過我們是伙伴搭檔；而你們是夫妻搭檔。

堅平：同行？我又不開銀樓。

甲扒：別裝蒜了！萬萬沒想到我們會栽在你們手裡，但技不如人，我們也祇好認了，你們總不能拿了錢又來尋我們開心呀！

堅平：拿錢？拿什麼錢？

甲扒：你少裝啦，要不是整袋的錢被你太太拿去，她這一袋衣物會留在這兒嗎？

堅平：（驚訝）你是說……我太太拿錯了手提袋；而那個提袋裡裝滿了錢？

乙扒：先生……大概有三佰多萬。

堅平：三佰多萬？

乙扒：能不能打個商量……？俗話說：見者有份，能不能分個零頭給咱們兄弟？

堅平：如果你們說的是實話，我也找不出要分零頭給你們的理由。況且我又不知道你們說的是真是假？即使是真的，我太太也已離我而去了。

甲扒：我想那是你們夫妻在唱雙簧或者就像站在舞台上演戲一般，明眼人立刻可以分辨真偽。

堅平：我沒有理由用夫妻吵架作為欺騙世人的手段，我現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立刻找回我的妻子。

乙扒：那當然……換了我，看在那堆錢的份上我也會立刻去找她。

堅平：這件事我會查明的，如果最後我知道這是一項騙局，我還會再回來找你們的。

△堅平轉身欲走，但為甲扒手攔阻……。

甲扒：慢著……。

堅平：怎麼？你還有事？

甲扒：你想一走了之，我看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吧！

堅平：我已經暫時放過你了，你還想怎麼樣？

甲扒：你是放過我，可是現在我却不放過你！

堅平：你……什麼意思？

甲扒：依照道上的規矩，誰也不能獨吞那筆錢，咱們老弟說得好：見者有份。依我之意嘛……何不乾脆分成四份

，豈不皆大歡喜。

乙扒：我贊成。

堅平：這是你們一面之詞，到現在我連一毛錢也沒見過，甯說是三百萬了。

甲扒：我們可清楚得很，那筆錢被你老婆帶走，說不定此刻她正躲在哪裡痛快地數著鈔票呢！

堅平：不！我太太絕不是那種人，我們是夫妻，我絕對信得過她。

甲扒：哼！說的好聽，剛才祇不過看見她的衣物，我就認為她已紅杏出牆，你憑什麼說對她有信心？

堅平：（尷尬）我……

甲扒：依我看，你們夫妻的關係與信任有待加強，要不然就是你受騙了！

堅平：我受騙？我受誰的騙？

甲扒：當然受你太太的騙……。離家出走是假，獨吞贓款是真。

堅平：你胡說八道，我太太豈是那種人。

甲扒：要是不幸被我言中，那麼以後你想再見到她，可就難嘍！

堅平：你……（氣急的語塞，並陷入思索中）

乙扒：我老哥說的不錯！女人可真是和錢分不開的動物，有了那些錢，她早就像快樂的小鳥，飛得不知到那兒去了。

△堅平沉默不語，但其表情痛苦，似乎內心正努力地掙扎。

甲扒：我老弟也是女人的受害者，所以他對女人纔有這麼深入的看法，我勸你不要氣餒，學學我老弟這種樂觀豁達的態度和胸襟……。

乙扒：是呀！要不然能怎麼樣呢？

△堅平似乎信念已崩潰而欲哭無淚。

甲扒：現在我們三人是站在同一條線上的人，同舟共濟，有難同當。

乙扒：老哥！你忘了說有福同享……！

甲扒：那以後再說……（轉移話題）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立刻找到她的下落。

乙扒：對！你快說她會去什麼地方呢？

堅平：我……我不知道！她……她沒告訴我。

甲扒：不！你一定要知道！你不知道，咱們不就沒戲唱了嗎？

乙扒：慢慢地想，譬如說她的親戚、朋友或者同學的住處？

堅平：我……我說出來……（語塞）。

甲扒：快說呀！

堅平：我說出來，錢能分兩份嗎？

甲扒：分兩份？你太讓我失望了，我們把你當作朋友，而你却只顧自己。難怪我們這一行越來越難混，就因為像你這樣的人實在太多。

堅平：我……我祇是提議一下而已……。

甲扒：看在你是初犯的份上，我們不計較。現在你想出她可能的去處沒有？

堅平：也許她到台中……那裡她有很多同學。

甲扒：好！咱們就到台中去找她……。

堅平：可是……？

乙扒：不要可是了，難道你不想耍那筆錢了？

△堅平無奈，祇得隨兩人欲從右舞台而下。然一陣急躁的脚步聲，使三人不得不停下脚步觀視。

△頭部纏著綳帶的天送氣極敗壞地從右舞台上，一進舞台即四方搜尋。

△右舞台又隨後跟上金昌和瑪莉。其後又陸續走上阿德、阿玲、馬平國和老太婆。連賣口香糖的啞巴亦湊熱鬧地跟上來。

△瑪莉衝到天送旁邊，指著他的鼻子破口大罵。

瑪莉：老頭子！你想一走了之，可沒那麼容易。你也不打聽打聽我瑪莉是什麼角色。

天送：我不管妳什麼角色，我現在要找我的手提袋。

金昌：你的手提袋在這兒。（送出手中提袋）

天送：不！那不是我的提袋……。

瑪莉：說真格的……老頭子！我真同情你，年紀都一大把了，還幹這一行。可是你要得未免太不漂亮了，真是讓我們這些後輩笑掉大牙。

天送：我告訴你，我不管妳掉不掉牙齒，我的耐性可是有限的，妳要是再阻撓我，可別怪我對妳不客氣了。

瑪莉：喔！想發狠？

老婆：對呀！小姐！妳怎麼可以對老人家一再苦苦相逼呢？

瑪莉：喔！妳是誰？難道你們是夫妻？這是我見過年齡最大的『雌雄大盜』。

老婆：（難為情）妳不要胡說，我們不是夫妻，我們是……（思索）合夥人。

瑪莉：那還不是一樣！告訴你！今天要是把手提袋的錢交出來，我就要你們兩個合夥人好看。

△天送突然望見甲扒手，興奮地叫了起來……。

天送：是他……在那兒……我找到他了……。

△衆人先是一驚，繼而隨著天送一起走向下舞台，甲扒手見狀顯得窘迫不安……。

△乙扒手見瑪莉跟上，吃驚地直盯著她……。

天送：年輕人……我又找到你了……。

甲扒：（乾笑）是呀！還不算太難找吧！

天送：拿來！

甲扒：拿……拿什麼？

老婆：（上前）少裝蒜！咱們說好分成三份；而你却堅持分成四份，說是一份要給你兄弟的，這倒罷了，想不到你竟乘人之危一人獨吞。

乙扒：（感動地）老哥！原來你還處處顧著我，連分錢還想到我一份，我……太感動了……。

甲扒：我……那還用說嗎？

瑪莉：你是說，這個人拿走了你的手提袋？

天送：就是他！

金昌：對了，這兩人就是跟踪我的人……。

瑪莉：你們倒說說看是混那條道上的？

乙扒：詳細看看我，就知道是那條道上了？

瑪莉：你……（大驚）你是……？

乙扒：想起來了吧！上次你也太狠了，竟然把我『乾洗』得清潔溜溜，你知道我怎麼離開賓館的嗎？

瑪莉：我當然知道！跳窗逃走的……。

乙扒：妳……妳怎麼知道的……？

瑪莉：見多了嘛！幾乎每一位男人都是這樣的。不過下次你得小心，現在的賓館窗外都養了很多狼狗……。

乙扒：妳……

金昌：這個人是誰？妳怎麼認識他？

瑪莉：他是我多年未見的表哥！不過，你放心，我的原則是親兄弟明算帳，他們賴不了的。

甲扒：我沒聽說過你有個表妹呀！

乙扒：我也是現在才知道的呀！

瑪莉：喂！表哥！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何不爽快的把手提袋交出來，大家好商量。

乙扒：你還敢說？我正想找妳算帳呢！上次你把我害得好慘……。

瑪莉：（伸手制止）慢！你這個人怎麼這麼沒頭沒腦的，作事情總該有個先後。這件事以後再說，現在我們必須先對手提袋有個交待。

天送：對！對！現在的年輕人真是沒大沒小，放著重要的事不談，光談什麼算帳不算帳的？

老婆：是呀！廢話少說，快把手提袋交出來！

甲扒：要手提袋還不簡單，（指向堅平）在他那兒呀！

△衆人眼睛不覺一亮，堅平却情不自禁地將懷中手提袋抱得更緊。

天送：好小子！我以為你挺老實的，想不到你竟然是跟他們一夥的。

堅平：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突然變成他們一夥的。

天送：剛才你們夫妻吵架，我還直幫著你呢！真枉費我的一片好意。早知道你這麼壞，我就叫你太太走得越遠越好。

堅平：不！不！這樣你會失望的？

天送：你把手提袋還我，我就不會失望。你再抱久一點，我恐怕就不是失望而是絕望了。

堅平：可是……這個手提袋是我的東西呀！

老婆：什麼呀！（高聲）是你的東西？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纔這麼一會兒，你的胃口怎麼變得這麼大？

堅平：我說的是真的呀……哦！正確地說，這提袋應該是我太太的東西！

天送：年輕人，我不欣賞你的作法，這種事怎麼可以把自己的太太拖下水呢？

堅平：事實恐怕不是你們想的那樣，相反地，可能是我被她拖下水了。

△馬平國與賣口香糖的小孩對大人談話不解而無興趣，兩人相偕到座椅上比手劃腳地交談起來。啞巴並拿出口香糖請平國吃。

瑪莉：不管你們是誰拖誰下水，手提袋既然在你這兒，你就該交出來。因為這個手提袋的真正主人就是站在我身旁的鄭金昌先生。

金昌：對！那確實是我的東西……（心虛）我是說……至少那是我們公司的東西。

堅平：好！既然各位這麼堅持，我祇好把它送給你們……接好……

△堅平將手提袋一丟，衆人爭先恐後地搶奪，手提袋竟意外地被撥到阿德身上。阿德抱著手提袋尚未回過神來。

△衆人已步步逼向阿德和阿玲。

瑪莉：年輕人，快把手提袋交給我……

△阿德正想交出，却被阿玲一把拉住。

阿玲：我記得剛才那位先生說是要送給我們的，既然我們阿德撿到了，那這手提袋當然是我們的了。
天送：怎麼……？連你們也插上一脚？

阿玲：我們怎麼會插上一脚呢？祇不過見你們爭著要這手提袋，想必裡面有什麼貴重的東西，我們祇是有這麼一點點好奇罷了。

阿德：對！對！起碼裡面是什麼東西，也該讓我們見識見識。

瑪莉：你們這對年輕人未免太過份了。

阿玲：阿德！快打開看看裡面是什麼寶貝？

阿德：好！

△阿德正想拉開拉鍊，冷不防被瑪莉大聲喝住而停止了動作。

瑪莉：慢著！（衆人均好奇望向她）讓我來告訴你們好了。那裡面是三百多萬元。

阿德：（同時）三百多萬元……？

阿玲：（同時）三百多萬元……。

瑪莉：車站裡人多嘴雜，我不希望你再打開而引來更多不必要的紛擾。如果你現在交給我，我替這位鄭先生答應

送你們一份薄禮。

阿玲：（似乎沒聽見瑪莉的話）三百萬……：這裡面有三百多萬吔！

阿德：（驚喜）這該不會是作夢吧！三百萬我們就可以買很多東西了。

阿玲：來！讓我抱著它，我從來不知道三百萬有多重呢！

阿德：哦！不！不！（抱得更緊）還是我抱著比較保險！

阿玲：（先是一怔，繼而嬌嗔）阿德，這是我們認識以來，你第一次拒絕我！

阿德：（一怔）是嗎？我希望它也是最後一次。阿玲！你看看四周每個人虎視眈眈，萬一妳不小心被你們搶走了

，那豈不前功盡棄，所以還是放在我這兒比較安全。

阿玲：好嘛！好嘛！可是我有個條件……

阿德：什麼條件？

阿玲：這筆錢要讓我全權處理。

阿德：全權處理？哦！不！我不能答應！

阿玲：阿德！這是你第二次拒絕我。

阿德：阿玲！我也是不得已的，妳想想，現在上天好不容易賜給我們這個機會，讓我們擁有這些錢。如果妳不小

心把它花光了，那豈不令人難過。

阿玲：這麼說，難道是由你全權處理？

阿德：（笑）我想想呀！我可以先買幢公寓，然後結婚。當然裡面必須有全套的高級電器，還有我最需要的電腦。

阿玲：阿德！你不讓我全額處理，最少也該一半讓我支配吧！

阿德：一半？我要是已經買了那麼多東西，還會有一半的錢嗎？

阿玲：難道你想獨吞嗎？

阿德：就算我獨吞，將來你嫁了我，還不全是你的。

阿玲：這點我當然知道。可是我現在還沒嫁你呀！好歹我也該為我父母想想，如果我們能從這兒拿個幾十萬給他們，我爸媽一定高興死了。

阿德：我怎麼能答應你這種要求呢？讓他們高興，而使自己傷心？

阿玲：阿德！這是你第……

阿德：（伸手制止）我知道，這是第三次拒絕你。反正多拒絕幾次，你就記不得了。

阿玲：你……想不到你竟然是這種見錢眼開、忘恩負義、滿腦子銅臭的人，我……我要退婚。

阿德：你……你怎麼這麼罵我？要退婚就退婚，難道我怕你不成……

△天送及瑪莉、金昌和老太婆等人趕忙上前勸架。

△堅平與甲、乙扒手互使眼色，冷笑着走向上舞台，由剪票口而入……

△一陣搶奪與勸架，瑪莉與金昌又搶到了手提袋，兩人七手八腳將提袋打開，同時怔立當場。

△老太婆、天送及阿德和阿玲立時圍攏過來，大夥面對女人的衣物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瑪莉：媽的！咱們又被騙了……

△阿德和阿玲見金昌丟棄的另一個袋子，迅速地拿來打開，祇見一些筍干土產，失望地又拉上拉鍊。

瑪莉：都是你！（指著金昌）被人玩弄在股掌間還不自覺……氣死我了。

△瑪莉生氣地將手提袋丟向金昌，金昌一蹲，正好又丟在天送頭上……

△天送昏沉地倒地，衆人不加理會。

瑪莉：那三個傢伙跑到月台去了，你這死人還不快追！

△金昌回過神來，立即往上舞台的剪票口奔去。瑪莉及老太婆相繼趕上。

△阿德本想探視地上的老人，但却被阿玲硬拉向剪票口……

△在座椅上的平國及啞巴，立即向前扶起昏迷的天送。

△販賣處及郵局小姐又趕出來幫忙。

△此時右舞台上走上登山隊四人及宋蟬。宋蟬邊走邊哭，四人頻頻安慰。

△當他們見到天送昏倒，不禁大驚，宋蟬並放下手中的手提袋往前幫忙。

△一些旅客及販賣、郵局兩小姐將老人抬往右舞台而下，宋蟬叫住了平國……。

宋蟬：小朋友！地上兩個行李可能是老先生的，你們順便帮他帶著……。（平國和啞巴點頭答應）

△宋蟬自己拿起一個手提袋。平國和啞巴則各提著一個手提袋從右舞台而下。

△宋蟬忽然又想起什麼，情不自禁地哭泣起來……。

△登山隊四人顯得手足無措……。

男乙：小姐！好端端地怎麼又哭了起來？

宋蟬：我說過了，他已經不愛我了，要不然他怎麼沒有在這裡傷心地等我，你們為什麼要救我？剛才讓我死算了！

男甲：唉！小姐！你還說這種話！要不是我們誤了火車，四個人閒著無聊在月台上，看見你跳軌自殺。說時遲那時快，我一個箭步將你一把拉起，火車就差個○。一秒從我身旁呼嘯而過。

女甲：唉！算了！當時火車還在一百公尺外呢，你未免太誇張了吧！

男甲：可是我確實救了她啊！

女乙：這一點倒不能否認，這是到現在為止，你唯一做對的一件事……。

宋蟬：我要離開他只是想給他一個警告，所以我死命地往剪票口跑去，讓他知道他即將失去自己的妻子。

男乙：難道你先生沒有阻止你？

宋蟬：有是有……可能我跑得太快了……。

女甲：妳確實表演得太逼真了。

宋蟬：當火車開動以後，我心中好慌好怕，因為從此以後我就變得孤獨一人，再也沒有人對我甜言蜜語、溫馨照顧……。

女乙：於是妳又回來了？

宋蟬：（點頭）我真慚愧，祇到了桃園我就下車再坐北上的車回到這裡……。我心中一直告訴自己，最起碼也應該坐到台中再回頭。

男甲：可是你先生並沒有按照你原先的判斷和期望，傷心地在這兒等你！

宋蟬：這也正是我不想再活下去的原因。

男乙：可是自殺是弱者的行為，況且也無法解決你的問題。

宋蟬：我當然知道這個道理，但此刻我的心境就像迷途的小孩，除了哭泣實在別無他法。

男甲：或許妳先生已經回家，妳何不現在趕快回去與他團聚？

宋蟬：（痛苦）我怎麼有面目帶著相同的行李，獨自走回曾經堅持離去的家……。

△堅平與甲、乙扒手三人從右舞台上，當他們發現宋蟬及登山隊談話，原本沮喪的表情立刻顯露出興奮的神采。

△三人一陣交頭接耳，慢慢接近宋蟬……。

女甲：雖然這樣回去並不是多光彩的事，但妳總不能永遠呆在這兒呀！

宋蟬：我要為我的作為表示懺悔，如果我先生現在出現在我的眼前，今生今世我將永不離開他。

△堅平急衝至宋蟬面前，把登山隊和宋蟬嚇了一跳。

堅平：小蟬！是我！我就是妳的堅平呀！

男甲：（把堅平推開）你這個人怎麼這麼冒失？你是她的煎餅，那我豈不就是她的油條……？

堅平：（詫異）你……你是誰？

男甲：你問我是誰，我還想問你是誰呢！

宋蟬：好了……你們別吵了，我的禱告和懺悔終於實現了，這是多麼神奇的事蹟，我的先生竟然奇蹟般地出現在我眼前。

堅平：小蟬！現在我沒有閒功夫問妳這傢伙是誰，我祇要妳先把手上的手提袋給我。

宋蟬：不！我不能這麼做！

堅平：不！為什麼？難道連我這個丈夫妳都信不過？

宋蟬：堅平！你誤會了，到今天我纔知道你是多麼真心地對我好，你要帶我回去，我怎麼好意思再勞動你替我拿手提袋呢？

堅平：我……沒關係，我來拿好了。

宋蟬：以前你從未這樣對待過我，我現在感覺自己是個最幸福的女人……。

男乙：哦！這種轉變未免太快了！

△登山隊四人對宋蟬的舉動感到無奈而互扮鬼臉。

堅平：如果你將手提袋給我，妳將會更幸福。

宋蟬：（感激地望著堅平）……不！（轉身）我還是決定不能把手提袋交給你。你對我這麼好，我怎麼忍心把這些重量加附於你的身上，雖然……它祇是我的一些衣物。

△堅平轉頭，正好瞧見甲扒手對他使個眼色……。

堅平：（吸一口氣）小蟬！看來妳是不會把它交給我了。既然如此，我們何不把話說明白，畢竟這並不祇是妳和

我之間的事。

宋蟬：聽你這麼說，事情好像很嚴重？

堅平：（點頭並指身後甲乙扒手）所謂見者有份，那兩位仁兄是咱們的合夥人，我想把它分成四份，咱們也不會吃虧太多的。

宋蟬：你……到底在說什麼呀！

甲扒：小姐！妳別裝糊塗了，妳先生跟我們已經達成協議，大家好聚好散。咱們兄弟祇要拿了該拿的一份，立刻掉頭就走，絕無二話。

宋蟬：什麼是你該拿的一份呀？

甲扒：錢，在妳手提袋裡面的錢！

△登山隊四人一聽，眼睛不禁一亮，紛紛注目著宋蟬手中的藍色手提袋。

△宋蟬頓覺一股無形壓力，情不自禁地將手提袋抱得更緊。

宋蟬：你……你說這手提袋裡有錢？我……我怎麼會不知道？

乙扒：小姐！妳少裝蒜了！那裡面有三佰多萬，咱們兄弟該拿二分之一，要是少拿一毛錢，可別怪咱們翻臉不認人。

△宋蟬用手小心而仔細地撫捏手提袋，雖然感到懷疑却又抱得更緊了……。

宋蟬：如果這裡面是錢，我幹嘛要分你們二分之一？我吃錯藥了。

乙扒：這可由不得妳！俗話說：見者有份，在兄弟面前，妳總不至於獨吞吧！

男甲：我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

男乙：對！我也贊成！見者有份！

△女甲、女乙同時點頭表示同感。

堅平：你們是什麼玩意兒？竟敢插手這件事？

男甲：是他說的嘛！見者有份！

男乙：對呀！況且我們又是她的救命恩人，分點錢也並不為過呀！

△宋蟬見眾人爭吵，遂趁人不備欲往左舞台逃去，但却為甲乙扒手攔阻。

△堅平等入亦停止爭論，慢慢接近宋蟬。

堅平：小蟬！難道你還看不出，現在值得妳信賴而又有能力保護妳的人就是我！

宋蟬：可是……我還是必須把手提袋交給你！

堅平：是的，妳必須這麼做，唯有這樣纔能轉移他們的注意力，而使妳脫離危險的處境呀！

宋蟬：如果這裡面真的沒有錢，那麼這些錢一定是我的，因為它們在我的手提袋裡。這是個法治的國家，我從不信擁有錢會使我處在危險的境地。

堅平：妳說的沒錯，但問題是這些錢原本就不是我們的呀，就像有人掉了一塊排骨，整條街上的野狗就從四面八方擁了過來。

宋蟬：你可以保護我，讓我抱著它安全地離開……。

堅平：妳知道我不能這麼做的，（望著甲乙扒手）別忘了我還有合夥人。

宋蟬：原來你不是來接我回去，你主要的目的是來接我的手提袋……。

△堅平欲言又止，表情尷尬。

扒甲：小姐，現在妳總該明白了吧！還不快將手上的東西交出來。

宋蟬：不！我絕不！這是我的東西，我絕不把它交給任何人。

扒乙：老哥！這女人不識相，我看祇好用強的了！

△宋蟬驚恐地又往右舞台逃逸，但立即被甲乙扒手攔住，並開始爭扯藍色手提袋。

△正在混亂之際，瑪莉、金昌、老太婆、阿德、阿玲等人適時從右舞台上。見甲乙扒手快要得手，瑪莉和金昌立即加入人群，並將宋蟬拖出……。

瑪莉：好呀！什麼招式都出籠了，想不到你們竟然用搶的。

金昌：你們可知道搶劫可要判重刑的。

老婆：唉呀！這是個什麼世界……為什麼大家不好好地協調商量，非得這樣你搶我奪的？

宋蟬：（驚魂甫定）你們是……。

瑪莉：（虛偽的笑）小姐！妳不用怕，我們是來幫助妳的，這幾人竟如此胆大妄為，竟敢動手搶我們的手提袋……。

……。

宋蟬：妳……妳說什麼？

瑪莉：哦……我是說妳的手提袋。

金昌：小姐！是妳的手提袋沒錯，可是這裡面的東西，我想應該對妳解釋一下！

宋蟬：我不要聽什麼解釋，我祇是不懂為什麼這麼多人對我的行李突然大感興趣！

阿德：這真是應驗了一句話：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

阿玲：我想不出這兩句話跟這件事有關？

阿德：我後面還加了一句：人往錢多的地方跑……。

宋蟬：原來妳們也是和他們一夥的，天呀！此刻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塊腐爛的肉，無端招惹了無數的蒼蠅……。

堅平：小蟬！妳應該趕快下定決心，揮走這些蒼蠅，要是等到野貓出現，妳將無法脫身。

宋蟬：如果正如你所說的話，我倒覺得你比任何人更像那隻野貓。

甲扒：時間拖得越久，加入的人群就越多，咱們何不就地分贓然後分道揚鑣。

宋蟬：你們口口聲聲說這裡面是錢，可是……我抱著它的感覺却跟我出門的時候一模一樣。如果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你們每個人的眼光和語氣。

乙扒：有一個方法可以證明我們的猜測是對的，那就是立刻打開手提袋，讓事實來澄清妳的懷疑。

△眾人一片附和贊同之聲。

△宋蟬略做思考，却突然搖搖頭。

瑪莉：事到如今，難道妳還想獨吞？

宋蟬：我不知道……事情怎麼突然變得複雜起來，我在想如果打開後，裡面真的是錢，我……恐怕沒辦法承受那種興奮。

堅平：我可以……而且渴望承受那種興奮。

△宋蟬白了堅平一眼……

宋蟬：可是，如果裡面沒有錢，我……恐怕也沒辦法承受那種失望。

老婆：看樣子，妳祇好這樣永遠抱著它了……

男甲：事情好像很複雜，就像登山常見的山藤糾纏不清，我們通常是用快刀斬亂麻的方法來解決……

甲扒：你是說……？

男甲：我建議最直接有效地方就是報警……

眾人：報……警？

△眾人因立場不同，各自顯露出紛亂不安的表情。

金昌：我想我應該說幾句話的，由於一時的糊塗，竟然引發這場不必要的紛爭，也許報警真的是比較好的處置方式。

瑪莉：你瘋了？你該知道，如果警察來處理，你將會因此而坐牢。

金昌：我知道！但是起碼我的良心不會受到譴責。況且在公司尚未發現真相之前，我還有自新的機會……

乙扒：（對宋蟬）小姐！妳聽到沒有？在他們報警之前快打開手提袋……

宋蟬：我……我沒有這種勇氣！

甲扒：我來代勞！

△甲扒手伸手一撈，將宋蟬的手提袋搶了過來，眾人一陣混亂，但立即靜靜地望著甲扒手……

△甲扒手被半圓的人牆擋住，欲逃無路，祇得嘻皮笑臉地慢慢拉開手提袋的拉鍊。衆人睜露雙眼摒息以待……。

△此時天送由販賣局及郵局小姐攙扶著，面露痛苦而失望地表情由右舞台上。

△平國和啞巴各提一個籃色手提袋跟在後面，並不時比手劃腳、天真無邪地笑著。

△天送走到椅旁拿起裝有兩隻雞的竹籃和包袱，不禁又嘆氣搖頭……。

△甲扒手打開拉鍊後，裡面竟是女用的衣物，衆人不禁同時發出一聲嘆息。

宋蟬：我……我失望了……（昏倒）。

△堅平上前扶持，並搖晃雙肩……。

堅平：小蟬！妳醒醒！快告訴我，妳把它藏在哪儿了！

甲扒：他媽的！怎麼又變成衣服呢？

△衆人表情不一，有作深思狀，有作嘆息狀，均為眼前的事物所迷惑……。

△平國與啞巴見天送欲離去，同時送上手中的提袋。

天送：哦……謝謝……噢！這是……？

△天送眼睛一亮，發覺手中兩個手提袋，驚訝得張口結舌。

△瑪莉眼明手快適時發現手抱兩個手提袋的天送……。

瑪莉：手提袋在那兒！

△衆人幾乎同時轉頭，又紛紛圍向天送。

△堅平亦顧不得已漸甦醒的宋蟬，雙手一鬆，亦返身加入人群，宋蟬正巧又跌坐在椅上而昏了過去。

天送：你們……想幹什麼？

△衆人幾乎同時搶兩個提袋，手提袋在每個人的手中數度易主。

△平國見狀正感詫異，與啞巴走避至椅旁，見地上又有一手提袋，正撿起時被搶得暈頭轉向的乙扒手發現。

一把搶去，但乙扒手又被他人搶走。

△三個手提袋在舞台上幾度易手，誰也不知道那一個裝有錢鈔……。

△竹籃內的兩隻雞亦因綁口鬆動而在車站內飛跳著，一時之間整個舞台呈現空前的混亂……。

（雞可用黑線綁足，以免跳至觀眾席）

△適時一陣口哨聲從左右舞台傳來，衆人頓時面露惶恐而不知所措。

△右舞台走上一名警察與站長，左舞台走上二名憲兵。衆人見狀面面相覷……。

警察：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是有人在這兒拋繡球娶親嗎？

站長：這是我當站長以來，秩序最亂的一次。去年春節的回鄉人潮都沒這麼熱鬧呢！

警察：（對憲兵）兩位同志，請幫我看好這些人，我必須立刻了解情況，好追查出擾亂秩序的人。

△憲兵揮手敬禮，目光炯炯地望著眾人。

△警察望著離他最近手中抱著手提袋的堅平。

警察：好了！年輕人，你先說這是怎麼回事？

堅平：我……我……

警察：怎麼？喉嚨有問題？你這手提袋哪兒來的？怎麼搶成一團？打開看看！

堅平：這個……我……

△面對警察咄咄逼人的眼光，堅平祇好打開拉鍊，裡面正是女用衣物。

△眾人表情不一，但均透著幾分幸災樂禍。

△堅平有些懊惱，却又不便發作，祇得陪著一付笑臉。

警察：這該不會是你穿的吧！

堅平：當然不是，那是我太太的。

△警察點點頭，對各抱著一隻雞的甲扒手和阿德表示疑惑……兩人同時心虛地低下頭。

警察：你們兩位不會是把車站當成菜市場吧！

甲扒：（尷尬）警察先生，我和我老弟可是一片好意，老先生的雞跑了，咱們可費了一番手脚才帮他抓了回來。

乙扒：（拼命點頭）對！對！你瞧！牠還拉得我一身屎呢！

警察：真的？

乙扒：不信你可開開看！

△阿德與阿玲亦抱雞走向前……

阿德：（陪笑）警察先生，我和她的情況就跟他們兩人一樣。

阿玲：是呀！我們可不是預謀的……

警察：你說什麼？

阿德：（搗住阿玲嘴巴）她……她的意思是，我們是臨時加入抓雞的行列……

站長：嗯！看來他們四個人還真的是好人呢！

甲扒：可不是……（與阿德同時將雞還給天送）老先生，這是你的雞……您收下吧！

△老人茫然地點頭，手中緊緊抱著手提袋。眾人幫幫將雞又放回竹篋。

警察：老先生！瞧你這麼緊張，裡面一定帶著很重要的東西，何不現在打開，看看有沒有掉什麼東西？好讓我來

為你幫忙呀！

天送：哦！不！不用麻煩……

堅平：老先生，你應該打開的，警察先生可是一番好意呀！

乙扒：是呀！你應該打開的，如果您允許，還是讓我來效勞吧！

△乙扒手不等天送回答，搶過提袋，熟練地打開拉鍊，從裡面掉出了幾包筍干……。

警察：（疑惑地對站長）這些東西如果是你的，你會抱這麼緊嗎？

站長：（滿臉疑惑地搖頭）我……我不知道！

△天送望著筍干竟激動地哭了起來，一邊擦著眼淚一邊將筍干裝回提袋內……。

警察：老先生，難道這不是你的東西嗎？或者是遺失了什麼東西？要不然你怎麼哭了？

天送：哦！（停止哭泣）這是我的東西沒錯，裡面也沒遺失什麼東西。

警察：那……你為什麼哭呀！

天送：（痛苦而無奈）我……我也不知道呀！

△老太婆拿著搶到的包袱遞給天送。

老婆：（羞愧）也許……你還忘了這些東西，我……我是在地上檢到的。

天送：（接過包袱但依然失神）謝謝！

△警察又望見登山隊四人，四人略顯不安。

警察：你們四個人又是幹什麼的？

男甲：我……我們是登山隊的……

△其餘三人亦附和著，並同時揮動手上的小黃旗。

警察：登山隊的？

男乙：是的，我們正要出發，碰巧這裡被兩隻雞搞得天翻地覆，所以……。

女甲：所以我們就來幫忙了！

警察：這麼說……你們也是好人？

女乙：當然！難道幫助別人不能算是好人嗎？

站長：還有一位你沒問呢！

警察：（恍然而面向金昌和瑪莉）對！你們兩位倒說說看，怎麼亦加入這場熱鬧的？

金昌：我……（手提袋抱得更緊）我不知道……到現在我還想不起事情怎麼發生的。

瑪莉：是呀！事情發生得太突然，我想他是被那兩隻雞嚇得飛了魂。警察先生……如果沒事，我們是不是可以先

走呀？

警察：當然可以……可是，我還是不明白，究竟是誰開始擾亂秩序的？我的職責必須查出並且將他拘禁。

站長：我知道是誰開始擾亂秩序的！

警察：真的？快告訴我？

站長：就是那兩隻雞！

警察：你的意思是要我拘禁這兩隻雞？

站長：是呀！難道你是要拘禁這裡的每一位好人？

△警察陷入沉思……

△瑪莉拼命拉金昌衣袖，示意趁機離去，但金昌却感為難。

金昌：警察先生，他們兩人的手提袋你都看了，難道我的你不想看看嗎？

瑪莉：（吃驚）你……你瘋了？

警察：（沉思而心不在焉）不用了……好人的行李是不用看的。

金昌：（上前）不！你一定要看，你一定得幫我看，因為我已經沒有勇氣再打開它……

警察：為什麼？你說話令我迷惑……？

瑪莉：警察先生，你別聽他的，他被兩隻雞嚇得有點這個……（伸手作白痴狀）

金昌：不！我很正常，祇是我怕打開以後，裡面不是原先的那些錢。畢竟今天已經發生太多不可思議的事，我已經無法再承受另一次失望……

警察：你是說裡面是……？

金昌：正確的話應該是三百二十萬。

△警察吃驚地接過提袋，又是一付百思不解的表情。

△眾人又睜大眼睛圍攏過來，見警察慢慢打開拉鍊。

△隨著由提袋溢出的鈔票，眾人一起發出驚嘆聲。

△警察不相信地搖搖頭立即又將拉鍊拉好。

警察：這是你的錢？

金昌：應該說是我公司的錢。

警察：那你就拿回去呀，為什麼還要我來打開？

金昌：唉！我剛才突然發覺，拿著一大筆錢走路，街道都變得崎嶇而難行！

站長：你可以坐火車呀！保證平坦而舒適。

警察：你是說……你需要我的幫忙？

金昌：是的！我需要你幫我將這些錢送回銀行。你總不能拒絕一個好人的請求吧！

警察：（思索一下）好！我答應你！（對眾人）各位！沒事了，別老站在這兒妨害交通呀！

瑪莉：（氣極瞪眼）你……你這懦夫……

△瑪莉輕聲罵了金昌，氣沖沖地從左舞台下。

警察：你是種田的嗎？我剛剛聽那女的叫你農夫？

△金昌搖頭苦笑，與警察從左舞台下。

△站長一付莫名的表情，搖搖頭偕同憲兵由右舞台而下。

男甲：走吧！咱們這次真的要登山去了。

△四人搖著小黃旗，經上舞台的剪票口而下。

△阿德和阿玲又手牽手走到上舞台望了望時刻表，然後親蜜地由右舞台而下。

△兩名扒手一臉沮喪模樣……

乙扒：走吧！老哥！咱們也該回去了。

甲扒：我一直想不通……那些錢怎麼像變魔術一樣，一下子在她那兒，一下子又在他這裡……

乙扒：別傷腦筋了，起碼今天也有收穫呀！

甲扒：錢都跑了，還有什麼收穫？

乙扒：第一次被警察稱作好人，難道不是收穫？

△甲扒手恍然地擊掌，兩人興奮地從左舞台下。

△堅平心情似乎一時無法平靜，楞在原地許久，這纔慢慢驚悟過來。焦急地向四方探望，然後走至前舞台搖

醒昏睡在椅上的宋蟬……

△宋蟬慢慢睜開雙眼……

宋蟬：是你……親愛的，我們，究竟分到多少錢？

△堅平輕輕搖頭嘆氣，扶著宋蟬慢慢地由右舞台下。

△販賣部小姐與郵局小姐亦各自走回攤位和櫃台。

△天送失魂般地坐在椅子上，手中緊緊抱著手提袋。

△老太婆走到天送身旁，本想說些什麼却又嚥了回去。最後終於提起了勇氣。

老婆：你……你沒事吧！

天送：（抬頭）哦！是你呀！我以為妳走了呢！

老婆：（苦笑）我是該走了，所以想順便向你道別……。

天送：（苦笑）我也同感……雖然我們剛見面不久，却好像認識了一輩子一樣。老婆：可不是，認識得太徹底了……哦對了，時候不早了，我也該回去燒飯了。

△天送點點頭，目送老婆從左舞台下。

平國：老爺爺……

△平國出其不意地稱呼，使天送嚇了一跳。

天送：你也還沒走呀，都把你給忘了呢！

平國：老爺爺！我要回家了，我要向您說再見！

天送：你……不是沒有錢買車票嗎？

平國：現在有了，是他自己借我的。

△平國拉了啞巴站在一起，啞巴用力點了頭。

平國：我答應他回去以後，立刻寄回來還他！

天送：（喃喃）我很慚愧……

平國：我走了……

△平國揮揮手，快樂地經過上舞台的剪票口離去。

△啞巴則站在欄杆旁揮手道別，然後一邊推銷口香糖慢慢從右舞台下。

△天送動也不動地坐在椅上，似乎陷入沉思，亦像進入夢鄉。

△車站內又恢復了往常的繁忙，人來人往穿梭不停，火車陸續開出，擴音器又傳來廣播聲：『各位旅客，往

台中方面十七點的自強號在第一月台快開了，還沒有上車的旅客，請趕快上車……』（再以台語播報一次

）

△右舞台走上一名焦慮的青年，四處張望著來往的旅客，當他發現椅子上的天送，這纔鬆了一口氣，快步地

走向椅旁。

△青年單手輕搖天送的肩膀。

青年：爸爸……爸爸……

△天送慢慢睜開雙眼，見到青年立即露出欣悅的笑容。此時販賣部與郵局小姐關閉櫃檯各自下班。

天送：兒子……是你……

青年：爸！對不起，半路上車子拋錨又加上塞車，所以來晚了。

天送：唉！來了就好，來了就好！本來想在這兒休息一會兒，沒想到就睡着了。

青年：等我有錢買輛新車就不會再發生這種事了！

天送：錢！對了！兒子！你還沒來之前，我見到一整袋的錢呢！

青年：一整袋的錢？爸！您不會是作夢吧！

天送：做夢？怎麼可能是做夢呢？你不知道，那可真是一場激烈的爭奪戰呀！

青年：爸！您到底在說什麼呀？這裡是車站吧！

天送：你不相信老爸的話？

青年：好！我相信你！可是你能告訴我，究竟你跟誰在爭奪你說的那些錢？

天送：當然可以……

△天送起身，四處張望，却找不到一位熟悉的面孔，就連郵局和販賣部亦已關門，天送不禁感到洩氣。

天送：不！我不能告訴你！

青年：所以嘛……我說是夢，你又不相信……

天送：（喃喃）難道那真的是夢？

青年：（拿起地上的竹篾和包袱）爸！不管是夢或是真的，您慢慢去想吧！現在我們最重要的事，就是立刻回家，您可愛的孫子正等著您呢！

天送：不可能是夢呀！哦！對了！你說有個可愛的孫子在等我，這該不是夢吧！

青年：絕對不是！您瞧我就站在您面前，當然不會是夢了。

△天送點點頭，却又搖搖頭，一副茫然百思不解的表情。

△父子兩人緩緩走向下舞台。

△布幕在天送頻頻回頭而疑惑的同時，緩緩降下。

（全劇完）